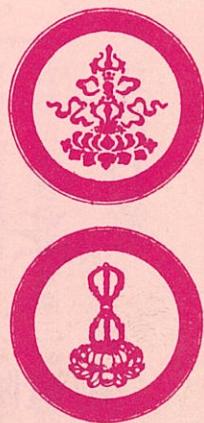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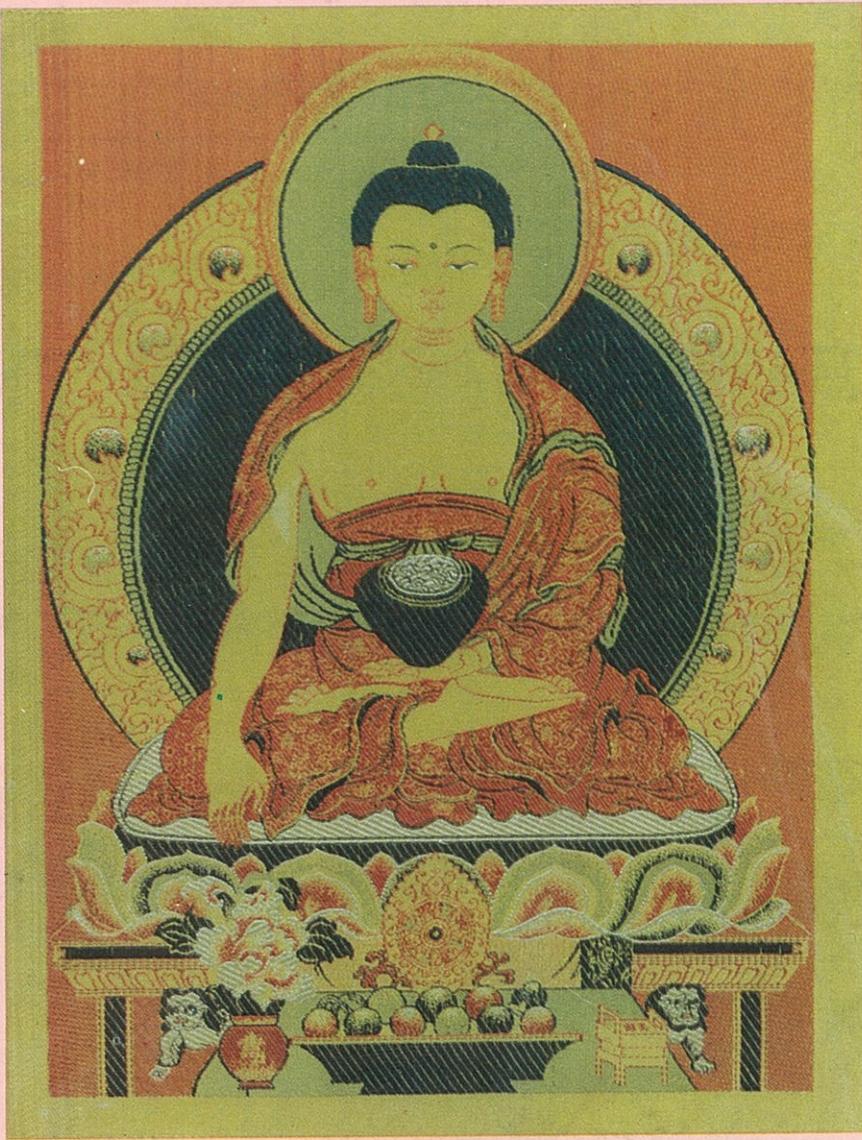


金剛乘季刊

別號之



釋尊繡像



恭敬佛像功德：凡見佛像，必須存心恭敬，不可稍有褻瀆，更勿加以損壞。即使置在牀上、或地下，甚至跨越，其罪甚大。薩迦巴根桑澤程佛爺開示廣大心要云：「一人於雨中見小泥塔，急捨草履蓋之。又一人至，以履垢，易他淨物；如此二人，以此功德，其後興造塔人，三者皆爲金輪之轉輪王」。故說聞三寶之名，或見佛像、佛塔，皆可爲成佛種子。

日五月五年八十七國民華中
日初月四年巳己曆農

期39第

現觀莊嚴論頌 (34) 法尊法師譯

अस्त्रेदमाधर्म्मावदावदायन्ति। निर्विट्यावदावदावदायन्ति।

由遣除見等。故說難通達。

শান্তিসম্পদ শুভেশ্বরীবৈশাখী। ১৫শিখনবাৰীসন্মানসম্পত্তি।

色等不可知。故為不思議。

३८४ शुद्धिर्वाचस्पति द्युम्ना शशा वा वीर्या शुद्धि वात्सल्यं द्युम्ना शशा वा

如是一切智。所治能治品。

ਕਾਨੂੰਗ ਕੁਣੂੰਗ ਹਉਣਾ। ਇਸਤਮਾਨ ਦਿਆਵਹੀ ਸੇਖਾ।

無餘諸差別。當知如經說。

བྱାହୁ དେ རୂପ དେ རୂପ

色等無常等。未圓滿圓滿。

དྲྡྷଙ୍ଗନ୍ଧରାଶ୍ୟବଦିତ୍ତିଦ୍ୟା ପ୍ରେସ୍ତୁରାଶ୍ୟବଦିତ୍ତିଦ୍ୟା

及於無貪性。破實行加行。

本期目錄

中華民國八十六年十二月一刊創日

贈閱處

國內

出版者：金剛乘學會
發行所：金剛乘雜誌社

發行人兼社長：董潔惠

副社長：林崇安
執行編輯：鍾棣湘

地址：臺北縣永和市秀朗路一段九十一號

臺中市西屯區寧夏東一街三十七號二樓
(國內助印請利用郵撥○一五〇九八九一四號)

PURMEI RD.,

BUKIT PURMEI ESTATE

SINGAPORE, 0409.

三、馬來西亞，89, SENING GARDEN,
34000 TAIPING, PERAK, MALAYSIA.

凡向當地索閱，請附回郵費，國外助印

，請以外幣匯票或現金掛號直接匯交臺中市

西屯區寧夏東一街三十七號二樓，任何

助印，必在下期季刊公佈徵信。

中華民國雜誌事業協會會員

金剛乘學會

香港方面

香港英皇道七〇〇號北角大廈七樓A座
電話：(02) 7527307-7111499

台灣方面

台北市南京東路三段二七八號四樓
電話：(02) 7527307-7111499
台中市西屯區寧夏東一街三十五號三樓
電話：(04) 3350611

臺南市安平路三一四巷九〇號
電話：(06) 2233593

高雄縣鳳山市新富路三九一號十二樓
電話：(07) 2814813

密乘出版社
地址：臺北市雙園街四十九巷十六號
行政院新聞局版臺字第198號

郵政劃撥：○五一四二二一〇密乘出版社
電話：(04) 3253410

無

何沛書攝 29
劉銳之 36
王俊雄 33
劉銳之 35
劉銳之 37
劉銳之 38

何沛書攝 30
劉銳之 36
王俊雄 33
劉銳之 35
劉銳之 37
劉銳之 38

何沛書攝 31
劉銳之 36
王俊雄 33
劉銳之 35
劉銳之 37
劉銳之 38

何沛書攝 32
劉銳之 36
王俊雄 33
劉銳之 35
劉銳之 37
劉銳之 38

何沛書攝 33
劉銳之 36
王俊雄 33
劉銳之 35
劉銳之 37
劉銳之 38

何沛書攝 34
劉銳之 36
王俊雄 33
劉銳之 35
劉銳之 37
劉銳之 38

何沛書攝 35
劉銳之 36
王俊雄 33
劉銳之 35
劉銳之 37
劉銳之 38

何沛書攝 36
劉銳之 36
王俊雄 33
劉銳之 35
劉銳之 37
劉銳之 38

何沛書攝 37
劉銳之 36
王俊雄 33
劉銳之 35
劉銳之 37
劉銳之 38

何沛書攝 38
劉銳之 36
王俊雄 33
劉銳之 35
劉銳之 37
劉銳之 38

何沛書攝 39
劉銳之 36
王俊雄 33
劉銳之 35
劉銳之 37
劉銳之 38

何沛書攝 40
劉銳之 36
王俊雄 33
劉銳之 35
劉銳之 37
劉銳之 38

何沛書攝 41
劉銳之 36
王俊雄 33
劉銳之 35
劉銳之 37
劉銳之 38

何沛書攝 42
劉銳之 36
王俊雄 33
劉銳之 35
劉銳之 37
劉銳之 38

何沛書攝 43
劉銳之 36
王俊雄 33
劉銳之 35
劉銳之 37
劉銳之 38

何沛書攝 44
劉銳之 36
王俊雄 33
劉銳之 35
劉銳之 37
劉銳之 38

何沛書攝 45
劉銳之 36
王俊雄 33
劉銳之 35
劉銳之 37
劉銳之 38

何沛書攝 46
劉銳之 36
王俊雄 33
劉銳之 35
劉銳之 37
劉銳之 38

何沛書攝 47
劉銳之 36
王俊雄 33
劉銳之 35
劉銳之 37
劉銳之 38

何沛書攝 48
劉銳之 36
王俊雄 33
劉銳之 35
劉銳之 37
劉銳之 38

何沛書攝 49
劉銳之 36
王俊雄 33
劉銳之 35
劉銳之 37
劉銳之 38

何沛書攝 50
劉銳之 36
王俊雄 33
劉銳之 35
劉銳之 37
劉銳之 38

何沛書攝 51
劉銳之 36
王俊雄 33
劉銳之 35
劉銳之 37
劉銳之 38

何沛書攝 52
劉銳之 36
王俊雄 33
劉銳之 35
劉銳之 37
劉銳之 38

何沛書攝 53
劉銳之 36
王俊雄 33
劉銳之 35
劉銳之 37
劉銳之 38

何沛書攝 54
劉銳之 36
王俊雄 33
劉銳之 35
劉銳之 37
劉銳之 38

何沛書攝 55
劉銳之 36
王俊雄 33
劉銳之 35
劉銳之 37
劉銳之 38

何沛書攝 56
劉銳之 36
王俊雄 33
劉銳之 35
劉銳之 37
劉銳之 38

何沛書攝 57
劉銳之 36
王俊雄 33
劉銳之 35
劉銳之 37
劉銳之 38

何沛書攝 58
劉銳之 36
王俊雄 33
劉銳之 35
劉銳之 37
劉銳之 38

何沛書攝 59
劉銳之 36
王俊雄 33
劉銳之 35
劉銳之 37
劉銳之 38

何沛書攝 60
劉銳之 36
王俊雄 33
劉銳之 35
劉銳之 37
劉銳之 38

何沛書攝 61
劉銳之 36
王俊雄 33
劉銳之 35
劉銳之 37
劉銳之 38

何沛書攝 62
劉銳之 36
王俊雄 33
劉銳之 35
劉銳之 37
劉銳之 38

何沛書攝 63
劉銳之 36
王俊雄 33
劉銳之 35
劉銳之 37
劉銳之 38

何沛書攝 64
劉銳之 36
王俊雄 33
劉銳之 35
劉銳之 37
劉銳之 38

何沛書攝 65
劉銳之 36
王俊雄 33
劉銳之 35
劉銳之 37
劉銳之 38

何沛書攝 66
劉銳之 36
王俊雄 33
劉銳之 35
劉銳之 37
劉銳之 38

何沛書攝 67
劉銳之 36
王俊雄 33
劉銳之 35
劉銳之 37
劉銳之 38

何沛書攝 68
劉銳之 36
王俊雄 33
劉銳之 35
劉銳之 37
劉銳之 38

何沛書攝 69
劉銳之 36
王俊雄 33
劉銳之 35
劉銳之 37
劉銳之 38

何沛書攝 70
劉銳之 36
王俊雄 33
劉銳之 35
劉銳之 37
劉銳之 38

何沛書攝 71
劉銳之 36
王俊雄 33
劉銳之 35
劉銳之 37
劉銳之 38

何沛書攝 72
劉銳之 36
王俊雄 33
劉銳之 35
劉銳之 37
劉銳之 38

何沛書攝 73
劉銳之 36
王俊雄 33
劉銳之 35
劉銳之 37
劉銳之 38

何沛書攝 74
劉銳之 36
王俊雄 33
劉銳之 35
劉銳之 37
劉銳之 38

何沛書攝 75
劉銳之 36
王俊雄 33
劉銳之 35
劉銳之 37
劉銳之 38

何沛書攝 76
劉銳之 36
王俊雄 33
劉銳之 35
劉銳之 37
劉銳之 38

何沛書攝 77
劉銳之 36
王俊雄 33
劉銳之 35
劉銳之 37
劉銳之 38

何沛書攝 78
劉銳之 36
王俊雄 33
劉銳之 35
劉銳之 37
劉銳之 38

何沛書攝 79
劉銳之 36
王俊雄 33
劉銳之 35
劉銳之 37
劉銳之 38

何沛書攝 80
劉銳之 36
王俊雄 33
劉銳之 35
劉銳之 37
劉銳之 38

何沛書攝 81
劉銳之 36
王俊雄 33
劉銳之 35
劉銳之 37
劉銳之 38

何沛書攝 82
劉銳之 36
王俊雄 33
劉銳之 35
劉銳之 37
劉銳之 38

何沛書攝 83
劉銳之 36
王俊雄 33
劉銳之 35
劉銳之 37
劉銳之 38

何沛書攝 84
劉銳之 36
王俊雄 33
劉銳之 35
劉銳之 37
劉銳之 38

何沛書攝 85
劉銳之 36
王俊雄 33
劉銳之 35
劉銳之 37
劉銳之 38

何沛書攝 86
劉銳之 36
王俊雄 33
劉銳之 35
劉銳之 37
劉銳之 38

何沛書攝 87
劉銳之 36
王俊雄 33
劉銳之 35
劉銳之 37
劉銳之 38

何沛書攝 88
劉銳之 36
王俊雄 33
劉銳之 35
劉銳之 37
劉銳之 38

何沛書攝 89
劉銳之 36
王俊雄 33
劉銳之 35
劉銳之 37
劉銳之 38

何沛書攝 90
劉銳之 36
王俊雄 33
劉銳之 35
劉銳之 37
劉銳之 38

何沛書攝 91
劉銳之 36
王俊雄 33
劉銳之 35
劉銳之 37
劉銳之 38

何沛書攝 92
劉銳之 36
王俊雄 33
劉銳之 35
劉銳之 37
劉銳之 38

何沛書攝 93
劉銳之 36
王俊雄 33
劉銳之 35
劉銳之 37
劉銳之 38

何沛書攝 94
劉銳之 36
王俊雄 33
劉銳之 35
劉銳之 37
劉銳之 38

何沛書攝 95
劉銳之 36
王俊雄 33
劉銳之 35
劉銳之 37
劉銳之 38

何沛書攝 96
劉銳之 36
王俊雄 33
劉銳之 35
劉銳之 37
劉銳之 38

何沛書攝 97
劉銳之 36
王俊雄 33
劉銳之 35
劉銳之 37
劉銳之 38

何沛書攝 98
劉銳之 36
王俊雄 33
劉銳之 35
劉銳之 37
劉銳之 38

何沛書攝 99
劉銳之 36
王俊雄 33
劉銳之 35
劉銳之 37
劉銳之 38

何沛書攝 100
劉銳之 36
王俊雄 33
劉銳之 35
劉銳之 37
劉銳之 38

何沛書攝 101
劉銳之 36
王俊雄 33
劉銳之 35
劉銳之 37
劉銳之 38

何沛書攝 102
劉銳之 36
王俊雄 33
劉銳之 35
劉銳之 37
劉銳之 38

何沛書攝 103
劉銳之 36
王俊雄 33
劉銳之 35
劉銳之 37
劉銳之 38

何沛書攝 104
劉銳之 36
王俊雄 33
劉銳之 35
劉銳之 37
劉銳之 38

何沛書攝 105
劉銳之 36
王俊雄 33
劉銳之 35
劉銳之 37
劉銳之 38

何沛書攝 106
劉銳之 36
王俊雄 33
劉銳之 35
劉銳之 37
劉銳之 38

何沛書攝 107
劉銳之 36
王俊雄 33
劉銳之 35
劉銳之 37
劉銳之 38

何沛書攝 108
劉銳之 36
王俊雄 33
劉銳之 35
劉銳之 37
劉銳之 38

何沛書攝 109
劉銳之 36
王俊雄 33
劉銳之 35
劉銳之 37
劉銳之 38

何沛書攝 110
劉銳之 36
王俊雄 33
劉銳之 35
劉銳之 37
劉銳之 38

何沛書攝 111
劉銳之 36
王俊雄 33
劉銳之 35
劉銳之 37
劉銳之 38

何沛書攝 112
劉銳之 36
王俊雄 33
劉銳之 35
劉銳之 37
劉銳之 38

何沛書攝 113
劉銳之 36
王俊雄 33
劉銳之 35
劉銳之 37
劉銳之 38

何沛書攝 114
劉銳之 36
王俊雄 33
劉銳之 35
劉銳之 37
劉銳之 38

何沛書攝 115
劉銳之 36
王俊雄 33
劉銳之 35
劉銳之 37
劉銳之 38

何沛書攝 116
劉銳之 36
王俊雄 33
劉銳之 35
劉銳之 37
劉銳之 38

何沛書攝 117
劉銳之 36
王俊雄 33
劉銳之 35
劉銳之 37
劉銳之 38

何沛書攝 118
劉銳之 36
王俊雄 33
劉銳之 35
劉銳之 37
劉銳之 38

何沛書攝 119
劉銳之 36
王俊雄 33
劉銳之 35
劉銳之 37
劉銳之 38

何沛書攝 120
劉銳之 36
王俊雄 33
劉銳之 35
劉銳之 37
劉銳之 38

何沛書攝 121
劉銳之 36
王俊雄 33
劉銳之 35
劉銳之 37
劉銳之 38

何沛書攝 122
劉銳之 36
王俊雄 33
劉銳之 35
劉銳之 37
劉銳之 38

何沛書攝 123
劉銳之 36
王俊雄 33
劉銳之 35
劉銳之 37
劉銳之 38

何沛書攝 124
劉銳之 36
王俊雄 33
劉銳之 35
劉銳之 37
劉銳之 38

何沛書攝 125
劉銳之 36
王俊雄 33
劉銳之 35
劉銳之 37
劉銳之 38

何沛書攝 126
劉銳之 36
王俊雄 33
劉銳之 35
劉銳之 37
劉銳之 38

何沛書攝 127
劉銳之 36
王俊雄 33
劉銳之 35
劉銳之 37
劉銳之 38

何沛書攝 128
劉銳之 36
王俊雄 33
劉銳之 35
劉銳之 37
劉銳之 38

何沛書攝 129
劉銳之 36
王俊雄 33
劉銳之 35
劉銳之 37
劉銳之 38

何沛書攝 130
劉銳之 36
王俊雄 33
劉銳之 35
劉銳之 37
劉銳之 38

何沛書攝 131
劉銳之 36
王俊雄 33
劉銳之 35
劉銳之 37
劉銳之 38

何沛書攝 132
劉銳之 36
王俊雄 33
劉銳之 35
劉銳之 37
劉銳之 38

何沛書攝 133
劉銳之 36
王俊雄 33
劉銳之 35
劉銳之 37
劉銳之 38

何沛書攝 134
劉銳之 36
王俊雄 33
劉銳之 35
劉銳之 37
劉銳之 38

何沛書攝 135
劉銳之 36
王俊雄 33
劉銳之 35
劉銳之 37
劉銳之 38

何沛書攝 136
劉銳之 36
王俊雄 33
劉銳之 35
劉銳之 37
劉銳之 38

何沛書攝 137
劉銳之 36
王俊雄 33
劉銳之 35
劉銳之 37
劉銳之 38

何沛書攝 138
劉銳之 36
王俊雄 33
劉銳之 35
劉銳之 37
劉銳之 38

何沛書攝 139
劉銳之 36
王俊雄 33
劉銳之 35
劉銳之 37
劉銳之 38

何沛書攝 140
劉銳之 36
王俊雄 33
劉銳之 35
劉銳之 37
劉銳之 38

何沛書攝 141
劉銳之 36
王俊雄 33
劉銳之 35
劉銳之 37
劉銳之 38

何沛書攝 142
劉銳之 36
王俊雄 33
劉銳之 35
劉銳之 37
劉銳之 38

何沛書攝 143
劉銳之 36
王俊雄 33
劉銳之 35
劉銳之 37
劉銳之 38

何沛書攝 144
劉銳之 36
王俊雄 33
劉銳之 35
劉銳之 37
劉銳之 38

何沛書攝 145
劉銳之 36
王俊雄 33
劉銳之 35
劉銳之 37
劉銳之 38

何沛書攝 146
劉銳之 36
王俊雄 33
劉銳之 35
劉銳之 37
劉銳之 38

何沛書攝 147
劉銳之 36
王俊雄 33
劉銳之 35
劉銳之 37
劉銳之 38

何沛書攝 148
劉銳之 36
王俊雄 33
劉銳之 35
劉銳之 37
劉銳之 38

何沛書攝 149
劉銳之 36
王俊雄 33
劉銳之 35
劉銳之 37
劉銳之 38

何沛書攝 150
劉銳之 36
王俊雄 33
劉銳之 35
劉銳之 37
劉銳之 38

何沛書攝 151
劉銳之 36
王俊雄 33
劉銳之 35
劉銳之 37
劉銳之 38

何沛書攝 152
劉銳之 36
王俊雄 33
劉銳之 35
劉銳之 37
劉銳之 38

何沛書攝 153
劉銳之 36
王俊雄 33
劉銳之 35
劉銳之 37
劉銳之 38

何沛書攝 154
劉銳之 36<br

敦珠法王對極喜金剛三步驟的簡短訓釋

班查那他譯英
黃毅英譯漢

讀英國「大圓滿通訊」八八年二月號，見有敦珠法王對極喜金剛三步驟的簡短訓釋，該通訊乃由南佳羅布（南佳羅布曾承事貢噶活佛等多位上師）的「大圓滿團體印行的，故兼將南佳羅布在「水晶與光明道」一書有關極喜金剛三步驟的略釋附譯於後，以便讀者。

一、直接授與、得見本性。

法王訓釋：此當下超出三時意念的清明覺性，即自生的元始覺性；或本然覺性。此即爲直接授與、得見本性。

附：南佳羅布釋：此步驟爲由上師將元始覺性直截傳與弟子。上師恆常處於元始覺性中，故可於任何處境與行爲中，將境地授與弟子。

二、直接契入本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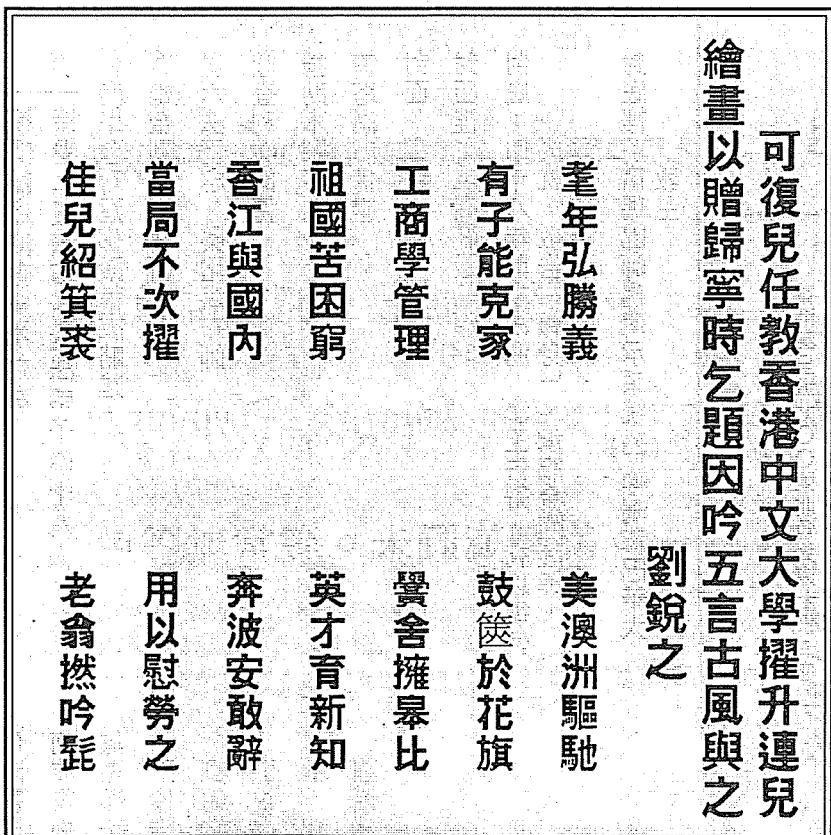
法王訓釋：無論輪涅任何法顯現，均爲自身本然覺性之潛力。旣任何均不出於此，故應住於此一味覺性中。以此之故，應自發現此唯一境性；而除此之外，別無他的。

附：南佳羅布釋：弟子旣入此無二境性、親住元始覺性、再不生疑。

三、保住

法王訓釋：一切粗細思念生起，勘悟其本性，則皆自生自解脫於空覺無分之廣大法界中。故能堅信，而信保住。

附：南佳羅布釋：弟子住於此無二境性、元始覺性中，一切行爲均可作觀修，直至證現法身，一切分別障礙亦變實性。住於此境，直至等覺。



金剛乘學會二十五週年紀念有感

高大添

金剛乘學會已經踏進第三十五個年頭了，這實在是一件使人振奮的事！

三十五年，不能算是短的日子。這期間，我看著學會由初生到成長，中間經歷了不知多少的艱辛和奮鬥。

初相識 劉銳之上師時，是在華商會所，由陳松漢居士介紹。劉上師初次給我的印象是勤力和熱心弘法，從此就奠定了幾十年的交情。其後，我再介紹李世華和李福衡給他認識，我們幾個人對西藏密法都有濃厚的興趣，終於在一九五三年七月，假宇宙會所宣佈金剛乘學會正式成立，即在世華堅道的家中設置密壇，在這段日子裏，得蒙屈映光上師遙賜時輪及大圓滿等大法的灌頂。又有張澄基博士來宏揚大手印法，及發起選編「佛經選要」。這階段的學會，是初生的，幼嫩的。它祇像一條涓涓的細水默默地流著，並未發揮巨大的影響和引起別人的注視。

轉捩點是 劉上師在李世華居士的支持下，到印度觀見 敦珠法王。歸來後由 劉上師傳授寧瑪派的法要。壇場有了，導師也有了，對我們來說是欣悅的、可喜的！法王更獨具隻眼，恩准 劉上師破格普傳在西藏也

未易輕傳的拙火定「昆盧七支坐法」，成爲吸收廣大徒衆的門徑，很多人也以它作踏腳石，跨進學會的門檻呢！

人材匯聚了，經濟也寬裕了，學會隨即購置了九龍洗衣街的舊址，發展到了一個新的里程。七二、七三年，法王兩度駕臨。那時期，學會是一個發育中的孩提，充滿了朝氣和活力。又像小流匯聚成大河，它不斷向兩旁沖擦，擴闊河面；不斷向下深淘，加深河床；排開巨石，穿過深谷，向前面開闢自己的道路。

巨流並沒有停下它壯健的步伐。

七九年，學會又有了新的發展，會址再遷到更闊大的北角英皇道現址；另一方面，劉上師又開闢了台灣幾個新基地，傳法、翻譯、印季刊、出版全集、創建廟宇。法王三度訪港，每一個消息傳來都是令人喜悅的。這時的學會是一個充滿幹勁的青年，已經開枝散葉，又憑豐富的經驗在社會上表露頭角。又像大河分出支流，儘管每條支流，都有自己的脈絡，但是，它們必然

是奔向大海；各屬會都有自己的體系，但是都朝著一個

共同的目標而奮鬥！

我期待著：學會在世界各地像春筍般紛紛成立。河流已經走到坦途，正準備撲進大海。我要等著聽那響遏行雲的潮聲、我要等著看那滔天的巨浪。

(作者爲香港大學文學士，爲本會之永遠董事。)

本會法訊

鍾棣湘

今年一月十七日隨 劉上師及各師兄等，前往尼泊爾之嘉德滿都，恭候迎接 法王法體，於廿一日由法國南部航返，進駐新廟奉安。二月四日起奉修祈請早日乘願再來法會，至二十日，共十七日圓滿。在此期間，香港、台灣之台北、台中、台南、高雄五間學會，及馬來西亞之太平、澳門各師兄弟，凡二百人，先後分批前往，參加法會。多人攜帶攝影機，攝得殊勝照片凡二千幀。現正計劃印成特刊，用中英文說明。由楊東賢、許德發、楊煮暉、陳貴枝、何雪霞等師兄，負責編集，不日當可出版。

台南學會，自從蔡河源師兄，接掌會長而後，以武聖路所租之會所，不獨租期以滿，，非遷居不可；且以係化學原料屯儲倉庫，於衛生不大適合。乃決心自建會所，發動師兄弟凡十人，同向宗欣傳家堡洽購一座十三間，皆兩層樓之公寓，相約將屋頂奉獻學會。然後加建三樓，以面積凡三百坪，會員無多，不必如此廣闊，祇修建九間，已為港台五學會之最大者。殿既大，而佛像

不大，未免不相配合；方太輝師兄，為雕刻佛像名家，以本土觀音石雕像，加以彩繪，華麗非常，無復識其本來面目。乃雕釋迦佛、鄔金藥師及金剛薩埵，三尊鼎立，名貴之至。又恐其屋頂空空如也， 上師又將三十三相成道，見而悅之，陳健民師伯託人購以相贈，飭河源覓名師擴大繪以掛上，有印度名畫之風，歎觀止矣。於三月廿六日，由 上師率眾修勝住法，並舉行無死蓮師灌頂，佛殿雖大，坐為之滿。

高雄學會，成立已十一年，近購廣闊十二樓面積四十坪之三個單位，共約一百二十坪，電梯上落，副會長陳建夫師兄，經營策劃，親力為之，數月以來，全部精力投入，故莊嚴華貴，多彩多姿，見者無不讚歎。會長王俊雄師兄，此次曾至嘉德滿都參加 法王法會，遂將西藏廟宇規格，加以仿造，令人觀感一新。更請名家雕塑 法王銅像，栩栩如生，尤可記者。 於三月廿九日由 上師率眾修持勝住法，並舉行白衣觀音灌頂，受法三百餘人，復為受瓶灌多年之師兄四十八人，舉行二級灌頂。

台南學會副會長王永欽，以患慢性肝炎已三年餘，必須及時靜養，免至進一步發展，恐成肝硬化等，請求辭去副會長職務，決仍繼續修行，及至會所。 上師照准，並由會眾遴選邱永定師兄繼任。

妙吉祥真實名經七中國簡介

黃毅英編集

甲一 緒言

「妙吉祥真實名經」爲密宗重典，從月官與月稱兩位菩薩之對話中便可知道。於劉銳之上師所節譯、西藏覺囊派教主多羅那他尊者所著「印度古代佛教史」中講述當時月稱菩薩爲那爛陀寺之堪布，月官居士來到，月稱菩薩便問道：「你從何處而來？」月官答道：「從南方來」。又問：「你懂些什麼法呢？」答道：「除了『聲明』、『百五十頌』及『妙吉祥真實名經』以外，就甚麼都不懂了。」月稱菩薩便這麼想：「他的答話表面上雖然甚爲謙遜，但卻含有聲明、經藏和一切密法全皆理解之意。難道他就是月官嗎？」由此可知：讀此「真實名經」，卽能瞭解一切密法之堂奧。

一九七九年，敦珠法王於巴黎見有「真實名經」之漢譯本，即將之購下交付上師，並開示說：這本經雖然是妙吉祥菩薩之經典，但蓮師及金剛薩埵也有過不少開示！八一年，上師前往嘉德滿都朝謁，法王再以金紙藏文珍本交付。由於這個緣起，上師便籌劃將

祝詞之中。最後，稿件由法王親自鑑定後，於八五年以燙金精印，並依照西藏貝葉經的模式，做成梵筭，配以會徽。納於塑膠袋中。精美之程度，可算盡美盡善了。這便是法王與其「心子」重視「妙吉祥真實名經」的一斑（詳見季刊第七、九、十一、十四、十八及二十一等期）。

此經精印出版後，我輩便能人手一本，以作奉持。並細加研讀。可惜筆者理解力弱、領悟力低，只覺其中文字艱澀，無法企及。卻剛巧在市面碰到西人偉文（Alex Wayman的英文譯本①，其中譯者稱已參考了藏文多種注疏，包括無上瑜伽密部（主要是時輪金剛續及密集金剛續之引用），瑜伽密部（包括布頓大師），北京版及德格版甘珠與丹珠，哩嗎那密續之注疏及那洛巴大師在臺金剛密續中徵引「真實名經」凡五十三處等，於是把「真實名經」作出了較詳盡的闡釋，這才協助略爲瞭解其中之梗概。

偉文是著名西藏佛學家李成（F. D. Lessing）的學生，亦爲加州梵文與藏文博士、獲那爛陀大學名譽學位，現爲哥倫比亞大學梵文教授，曾著有「密集金剛密續瑜伽」（Yoga of the Guhyasamajatantra）、「佛教密法」（Buddhist Tantra）、「毘盧遮那之覺」與祝詞」頒下；爲表揚此種工作，更將上師法號嵌入

(The Enlightenment of Vairocana) 等無數書籍及文章，並為「佛教傳統叢書」之主編，所以其譯注應當是相當可靠的（因法王會指出英語譯藏文典籍有失誤的情況）。

「妙吉祥真實名經」科判中（見季刊二十三期 上述「關於梵漢藏文合璧聖妙吉祥真實名經之答問」一文）已列舉金剛界大中圍、清淨法界智、不動中圍、妙觀察智、平等性智、成所作智等項。英譯本則指出由「詔詞之主演偈頌」至「：搜研捺麻」闡述「大幻化網中圍」，即科判中「宣說密咒幻網現證菩提次第三頌」；其他金剛界大中圍、清淨法界智、不動中圍、妙觀察智、平等性智、成所作智各段依次表金剛界大中圍（主尊毘盧遮那佛）、法界體性智中圍（主尊·不空成就佛）、大圓鏡智中圍（主尊·不動佛）、妙觀察智中圍（主尊·無量光佛）、平等性智中圍（主尊·寶生佛）及成所作智中圍（主尊·金剛薩埵），共為七個壇城。而大幻化網中圍之主尊則為妙吉祥菩薩。

這種五方佛配五智的方法與傳統的是有所出入的。

偉文引堪陀羅巴德歌的（*Candrabhadra kirti*）及密的（*Smṛti*）的注疏中說，這是由於要引入金剛薩埵和需要將毘盧遮那佛作金剛界大中圍之主尊，故要將不空成就佛及不動佛易位；而無量光佛與寶生佛則保持不變。

本文除將偉文所列舉七個中圍之陳列稍作簡介外，又記起數年前，日本國家電視台攝製「絲綢之路」特輯

中，途上經過印度北部喀什米爾高原，有小西藏之稱的拉達克（Ladakh），於艾其鎮（Alchi）心靈寺（Sum-tsek）中攝得龐大的壇城壁畫。據說，那些壁畫從未公開，而在允許日本攝製隊拍攝之後，因有褪色現象，自此便嚴禁拍攝（圖一、二）。

於是翻尋資料，在有關畫冊②中，赫然發覺該等壁畫竟能大致與七個中圍配合。隨又參考偉文之「密集金剛密續瑜伽」③，著名西藏佛學家突斯（G.Tucci）的「壇城的理論與修習」④、西藏佛學家史諾覽諾夫（Snelgrove）和斯歌諾泊斯基（Skorupski）的「拉達克的文化傳統」⑤、西藏美術專家巴利（P.Pal）的「西藏繪畫」⑥、積遜（D. d J. Jackson）的「西藏湯嘉繪畫」⑦及嘉祐（C. Genould），依祐（T. Inoue）的「拉達克佛教壁畫」畫冊⑧等，綜合簡介於後。

甲一 總論

「妙吉祥真實名經」中之七個中圍依次為：

- 一、大幻化網中圍
主尊·妙吉祥菩薩
- 二、金剛界中圍
主尊·毘盧遮那佛
- 三、法界體性智中圍
主尊·不空成就佛
- 四、大圓鏡智中圍
主尊·不動佛
- 五、妙觀察智中圍
主尊·無量光佛
- 六、平等性智中圍
主尊·寶生佛
- 七、成所作智中圍
主尊·金剛薩埵

其中大幻化網中圍又稱作法界語自在中圍（「妙吉祥真

實名經」中云：「三詞之主演偈頌」。此種配合與一般五方佛部不同（上已略述易位之原因），今又將敦珠法王之「大幻化網導引法」中五方佛部簡列於後。

中央金剛部藍色、主尊不動佛（或金剛薩埵、表色蘊、具由瞋轉成之法界體性智、持金剛杵坐於象座上。佛母乃表空大之法界大自在母；連同表眼根之彌勒、及表眼識之地藏二菩薩與表香之金剛花鬟母、及表色之金剛莊嚴母等）。

東方白色、主尊毘盧遮那佛、表識蘊、具由癡轉成之大圓鏡智、持法輪坐於獅座上。佛母乃表地大的佛眼佛母。

南方寶部黃色、主尊寶生佛、表受蘊、具由慢轉成之平等性智、持寶坐於馬座上。佛母乃表水大之忙機母；連同表耳識之虛空藏、及表鼻根之普賢二菩薩與表現在時之金剛薰香母及表過去時之金剛花母。

西方蓮花部紅色、主尊無量光佛、表想蘊、具由貪轉成之妙觀察智、持寶瓶坐於孔雀座上。佛母乃表火大之白衣佛母；連同表舌根之文殊及表鼻識之觀音二菩薩，與表未來時之金剛燈明母及表聲之金剛歌音母。

北方羯磨部綠色、主尊不空成就佛、表行蘊、具由疑轉成之成所作智、持十字金剛杵坐於金翅鳥座上。佛母乃表風大之度母；連同表舌識之金剛手、及表耳根之除蓋障二菩薩，與表味之金剛舞母，及表不定時之金剛塗香母等。

是故，五方佛實表五蘊及由五毒轉成之五智。佛母表五大、八大菩薩表六根六識中之眼、耳、鼻、舌。金剛母表四時及六塵中之色、聲、香、味。

至於一般中圍之結構，多成一系列的共心圓、由內而外放射而出（圖三、四）。中央爲主尊、周圍爲五方佛及五方佛母，外爲菩薩、再外爲天女等。最外圍爲骷骨、金剛杵、火所成之圓幕，其間開具四門、由忿怒尊作爲守門掌管。據偉文之考證：所見藏文與外文之注疏中、雖列舉七個中圍，但只有三種壇城之修法，即大幻化網中圍、金剛界中圍與大威德金剛（忿怒文殊）之中圍三種。

乙一 大幻化網中圍

大幻化網中圍（見圖五）主尊爲妙吉祥菩薩（圖六）四面八臂、金剛跏趺坐於獅子座上、金黃耀目、周身珠鬟、頭戴五佛寶冠。正面黃色、右藍、左白、後紅、心圓圍繞。於第一共心圓中，四方坐四方佛（不動佛、寶生佛、無量光佛、不空成就佛）、四隅爲其佛母（法界大自在母、忙機母、白衣佛母、度母）及守門父尊四尊。其外一圈：東方爲十二天女（*bhumis*）、南方爲十二波羅密多天女（*Paramita goddesses*）、西方爲四守門。於邊角則爲四秘密母。於第三圈中每方四尊

菩薩、共十六菩薩、各門以十忿怒尊掌管。四方四隅各二、上、下各一，共數十尊。邊角爲八供養天女（各二）。於第四圈中爲八世間神（大自在天、閻摩等）。在第四圈外爲十五印度教神祇（梵天等）、九大星宿、八龍王、八阿育王及二十八宿等等。（圖十）爲依此所繪之草圖、（圖八）則爲拉達克心遮寺內之壇城圖壁畫。

以上之壇城如何之配合經文呢？據偉文之譯文，「幻網現證菩提三頌」爲

畱詔之主演偈頌、密咒王者具六種；將令顯出於無一、無生法者自宣說。𠙴𠙴依依烏鳥耶耶窩窩𠙴𠙴（此爲十二字、六種密咒王、舊譯𠙴阿依倚鳥郎嘆嘆阿嘆𠙴𠙴·AĀ.IĀ.UĀ.EĀ.I.O.AU.AMAH）住於三時諸佛心中爲我之佛本性（剃朶紹里低、加納目兒帝囉合卜多、卜答喃得羅牙多幹兒帝喃）。唵、皈依金剛尖銳（百資囉參思縕Vajratiksna）、斷離苦（都渴節答Duhkhaccheda）、般若總體（不囉加加納目兒答耶Prajnajanamurti）、智慧身（加納稼牙Jnanakaya）、畱詔王（幹舌說囉Vagisvara）及五種子字妙吉祥菩薩（𠙴囉巴搜納Arapacana）。

（後之「牙參峯麻」卽皈依之意）。故大幻化網中圓主要來自𠙴𠙴依依烏鳥耶耶窩窩𠙴𠙴十二字（稱之爲「明音咒」）、生出十二天女、十二波羅密多母、十二天、十一明等；又最早之𠙴𠙴二字及最末之𠙴𠙴、共四字生

出四方佛及佛母等。偉文續考證謂：如經中所說，「無生法者自宣說」，此中圓非爲生起者，是由佛眼所見之幻化網。於中圓中，各尊只以種子字代表亦甚常見。時輪金剛中圓便是二例（圖九）。

乙二 金剛界中圓

金剛界中圓（見圖十）主尊爲嗎哈毘盧遮那佛（大日如來），金剛跏趺坐、頭戴五佛冠、頂結髮髻。寂諦、四面白、黃、紅、綠色、八臂主要一對持鈴杵、另一對結等持印，餘右手持念珠及箭，餘左手持法輪及印。周圍爲五方佛、佛母、十六菩薩、十六金剛菩薩、八大天女等。按偉文引堪陀羅巴德歌的與密的之注疏、各尊可配合經文，簡列如下：

四佛母：「妙吉祥真實名經」云：「如是正覺出有壞，究竟正覺𠙴中出，𠙴者一切字中勝，是大利益微妙字」。接着四句表四佛母：

諸境之內出無生——由𠙴（A）出·佛眼佛母（大圓鏡智）。

卽此遠離於畱詔——由𠙴（A）出·度母（平等性智）。

是諸說中殊勝因——由𠙴（A）出·白衣佛母（妙觀察智）。

令顯一切諸說——由𠙴（A）出·度母（成所作智）。

五方佛：接着十句、表五方佛：

大供養者是大欲——無量光佛

大供養者是大瞋——不動佛

大供養者是大癡——毘盧遮那佛

大供養者是大忿——不空成就佛

大供養者大貪欲——寶生佛

(上已提到、五方佛乃由五毒轉五智所成)

十六金剛菩薩：接着十四句，每四句一組，各表四方每方四金剛菩薩，共數十六，表十六空（首二句兩句一組）。

一、東方不空成就佛部

大欲即是於大樂——金剛薩埵（內空）

——金剛王（外空）

大安樂者大喜足——金剛愛（內外空）

——金剛喜（空空）

一、南方寶生佛部

大境色與大廣身——金剛寶（大空）

大色并及大形像——金剛光（勝義空）

大明及與大廣大——金剛幢（有爲空）

大中圍者是廣大——金剛笑（無爲空）

三、西方無量光佛部

持於廣大智慧器——金剛法（畢竟空）

鉤煩惱鉤大中勝——金剛利（無際空）

普聞妙聞皆廣大——金剛因（散空）

顯中卽是廣大顯——金剛語（本性空）

四、北方不空成就佛部

解者執持大幻化——金剛葉（自性空）

之八波羅密多天女：

大施主中最爲尊——金剛舞（布施）

大持戒中持殊勝——金剛鬘（持戒）

於大忍辱卽堅固——金剛歌（安忍）

以大精進悉棄捨——金剛嬉（精進）

以大禪定住靜慮——金剛花（禪定）

以大智慧令持身——金剛香（智慧）

具足大力大方便——金剛燈

大願勝智是大海——金剛塗

四守門：金剛鈞、金剛索、金剛鎖、金剛鈴。

十六菩薩：接着十六句，每四句一組，各表四方每

方四菩薩，共數十六。

一、東方

大慈自性無量邊——彌勒

亦是大悲勝智慧——文殊

有大智慧具大智——香象

大解卽是大方便——智頂

二、南方

具大神通及大力——妙護

大力及與大速疾——意海

大幻化中成利益——金剛護（一切法空）

大幻化內喜中喜——金剛牙（無性空）

大幻化中施幻術——金剛拳（無性自性空）

八天女：接着八句爲八天女，卽前大幻化網中圍中

復大神通大名稱——無盡意
大力令他令摧伏——辯才集

三、西方

三有大山悉能壞——大勢至
持大堅固大金剛——除惡緣
大緊卽是大雄勇——除意闇
於大怖中施怖畏——光網

四、北方

尊者大種卽殊勝——月光
大師密咒大殊勝——無盡光

住在於彼大乘相——虛空藏
大乘相中最殊勝——除蓋障

(圖十一)便是拉達克心遮寺壁畫之金剛界中圍。

(圖十二、十三與十四)便是該寺中金剛界中圍與毘盧遮那佛中圍之其他形式。

此金剛界中圍與東密(瑜伽密)中金剛界根本一會(圖十五)完全相同。事實上，按布頓大師之「佛教史大寶藏論」是屬於瑜伽部的。筆者曾乞教 上師。得開示云：「無上瑜伽續內，只說本部諸尊，不說餘部之尊；如那也東初(大幻化網)續，亦只說金剛薩埵及寂忿諸尊。若五方佛等配入寂忿諸尊，已非本來面目，且甚少手印，故一切主要手印，均詳載瑜伽續中。妙吉祥真寶名經，詳列五部元始各尊，似應屬瑜伽續也。」

所餘五個中圍，即法界體性智中圍、大圓鏡智中圍、妙觀察智中圍、平等性智中圍及成所作智中圍，於偉文的注釋中，並未詳述。只說可配五種妙吉祥。於「幻網現證菩提三頌」中云：「唵、皈依金剛尖銳、斷離苦、般若總體、智慧身、言詞主及五種子字妙吉祥菩薩」。此六者為六種妙吉祥之相，示現於六壇城中。於金剛界中圍現作般若總體、於法界體性智中圍現作五種子字妙吉祥、於大圓鏡智中圍現斷離苦、於妙觀察智中圍現作金剛尖銳、於平等性智中圍現作言語主，於成所作智中圍現作智慧身。

至於拉達克心遮寺之壁畫中亦有此五種中圍(圖十六至二十)，大致與毘盧遮那中圍相同，只是換了主尊(主尊易位)罷了。

今按偉文「妙吉祥真實名經」正文之翻譯，略為簡介於下。

一、法界體性中圍。文殊於此中之顯現為五種字妙吉祥、毗囉曰搜納(Arapacana)，以主尊由毗字生出是表無生、前方由囉字生出是表離垢、後方由巴字生出是表勝義、右方由搜字生出是表無病、左方由納字生出。至於最末之「真勝有義之絅索、是大執持金剛索、金剛鐵鉤大絅索」乃表「渣、吽、榜、火」之鉤召云。

二、大圓鏡智中圍。據偉文考證，此中圍與金剛威羅瓦(Vajrabhairava)即大威德金剛有關。「威羅瓦」之義為勝二界，是妙吉祥之忿怒身，其十方為十忿怒

尊圍繞。故經文開始即云：「怖畏金剛施怖畏、金剛主者六面怖」，便是指其忿怒相。及後「是獄王主魔中士」一句即指大威德金剛。

三、妙觀察智中圍。按堪陀羅巴德歌的：

勝智灌頂具頭冠——五方佛

滅三毒得三解脫——彌勒

住於如空平等中——文殊

能解三時及無師——香象

功德帶中之鬢帶——智頂

虛空道中真實性——妙護

遍主一切寶中勝——意海

勝妙淨瓶大中勝——無盡意

隨順有情而利益——辯才集

遍主解記具記句——大勢至

亦能作於三解脫——除惡緣

解法讚歎現吉祥——除意闇

吉祥名稱善名稱——光網

大歡喜中大音樂——月光

勝喜名稱性吉祥——無盡意

微妙歸處堪歸救——虛空藏

離一切怖無有餘——除蓋障

「頂髻及髻各分埵」起八句——釋迦佛

超圓寂時得淨梵——梵寂

解脫圓寂是圓寂——金剛持

四、平等性智大中圍。按堪陀羅巴德歌的：「拔十
一枝三月根」；十二支卽十二因緣，「解持八種之心識
足」；四諦及四諦所達至之四種心識，「十二實義全具
足」；四諦與三轉法輪，共數十二。「十六實義現體解
足」；四諦各各之無常、苦、空、無我，共數十六。「以
二十種成菩提」；色不異空、空不異色、色即是空、空
即是色、乃至受、想、行、識，共數二十。

五、成所作智大中圍。主尊爲四方佛與佛母圍繞，
復由大威德金剛等十忿怒圍繞擁護，並有色、聲、香、
味、觸、法五金剛天女等。

如上便是「妙吉祥真實名經」所述之七個壇城。

乙四 附論大幻化網與大幻金剛

「大幻化網」一詞之義，正如「大幻化網導引法」
釋題中清楚的闡述：「其中內容復分略、中、廣、三：
略者，唯一手印；中者，靜念身壇城；廣者，壇城如鬧
市。茲擇其較略者傳授，若廣者則五輪本尊多至三百餘
尊，祇就密輪而論，亦多至八十餘尊。觀此則知大幻化
網之名，所由來乎。」

近有論者卻將大幻化網中圍與一尊名爲大幻金剛（
圖廿一）的混淆，這是沒有留意上面對「大幻化網」的
解釋之故。

附 註

註① · Alex Wayman. Chanting the Names of

Manjusri.

圖◎・*スルタニ*(藏經) | 元八〇年四號。

圖◎.. Alex Wayman. Yoga of the Guhyasamaja-

tantra.

圖◎.. G. Tucci.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Mandala.

圖◎.. Snellgrove, Skorupski. The Cultura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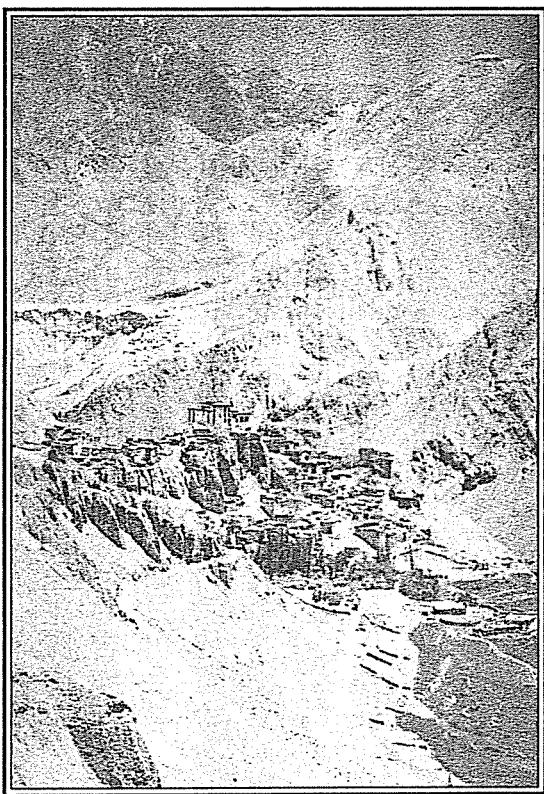
Heritage of Ladakh.

圖◎.. P. Pal. Tibetan Painti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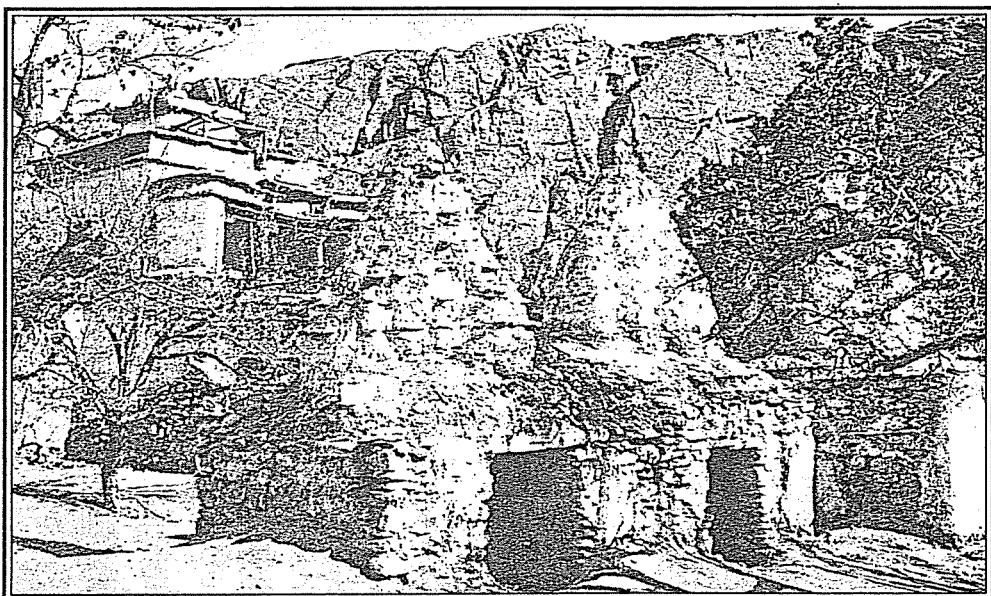
圖◎.. D.d J. Jackson. Tibetan Thangka Paintings.

圖◎.. C. Genould, T. Inoue. Buddhist Wal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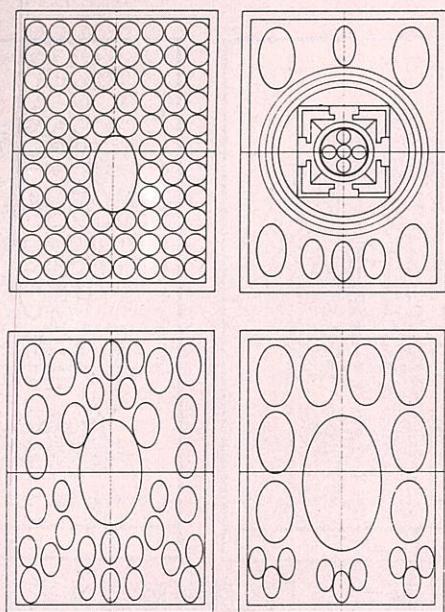
Painting of Ladakh.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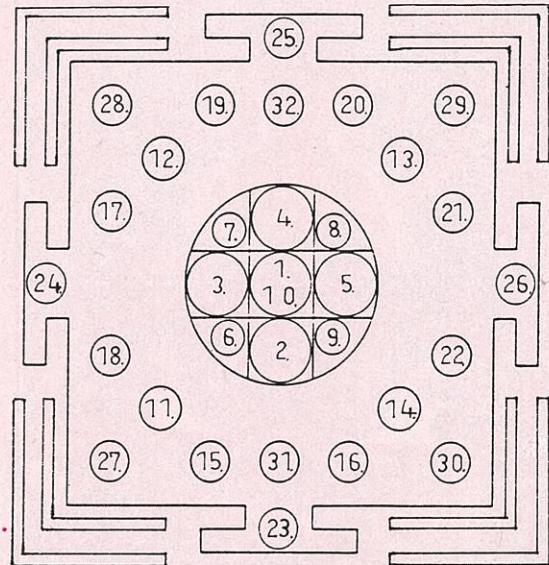
圖一、有小西藏之稱的拉達克



圖二、心懺寺



圖四、湯嘉壇城圖之設計



圖三、一般壇城之模式
(此為密集金剛壇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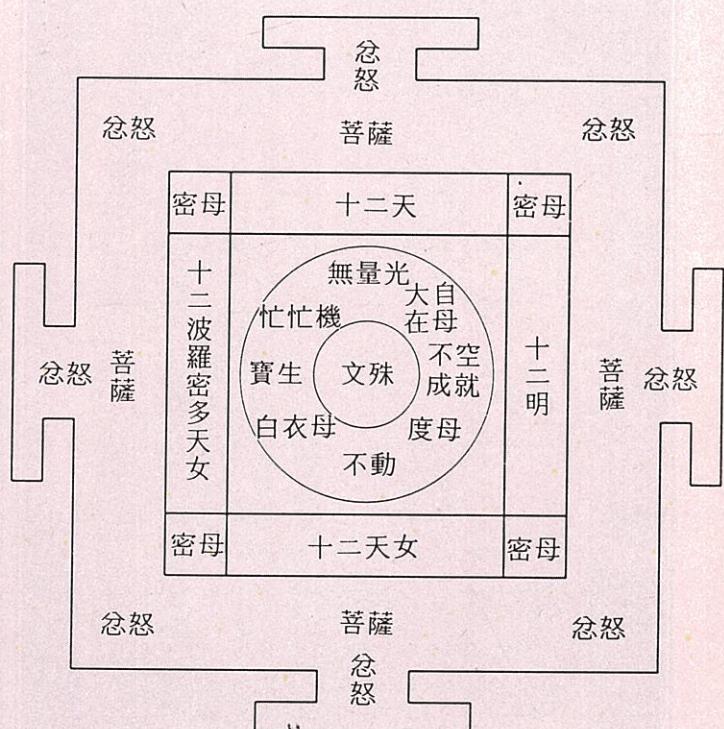
圖五、法界語自在中圍(拉達克心遮寺)及主尊



圖八、心遮寺內文殊壁畫及細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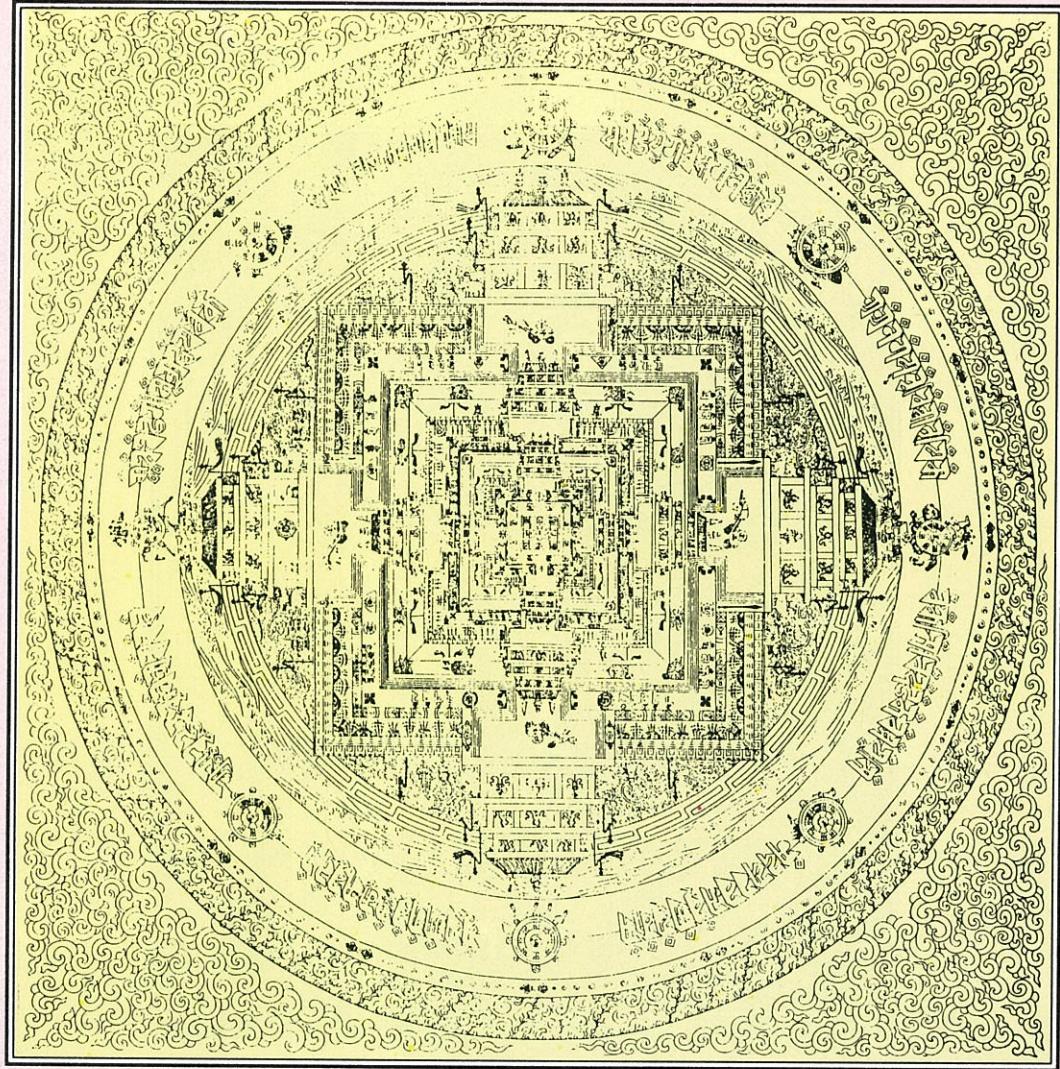


圖六、「諸佛菩薩聖像讚」
中之真實名文殊與
法性妙語自在文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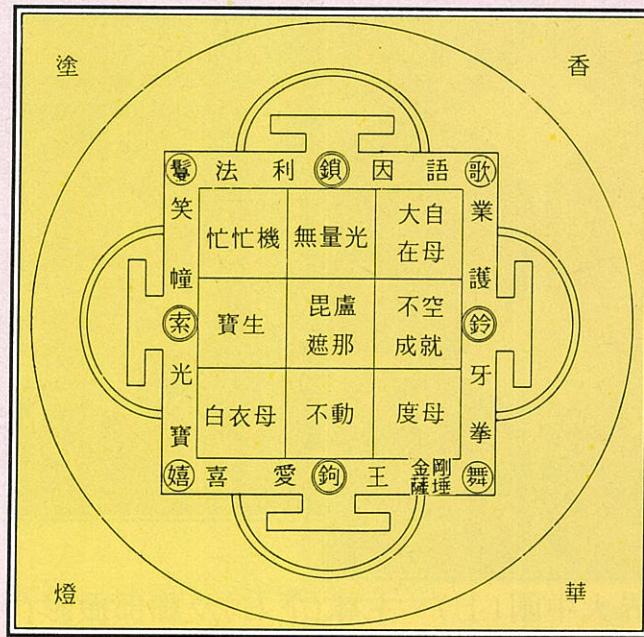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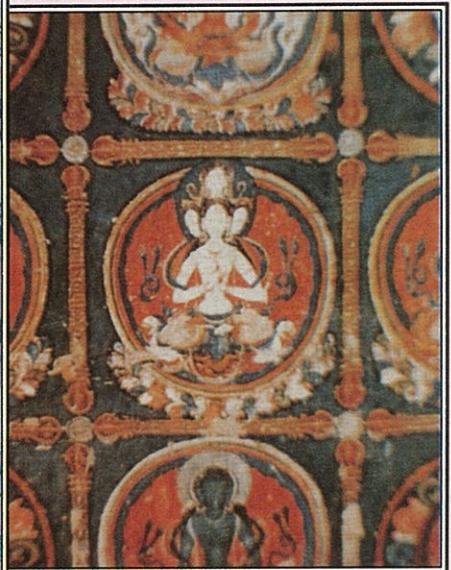
圖七、依文意繪出之大幻化網中圍

圖九、時輪金剛壇城，其中以種子字表本尊。



圖十、金剛界大中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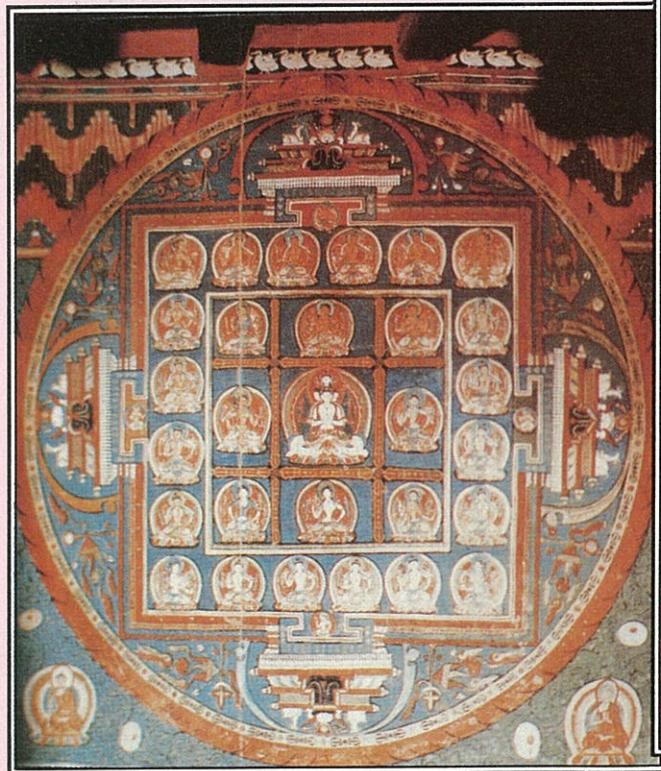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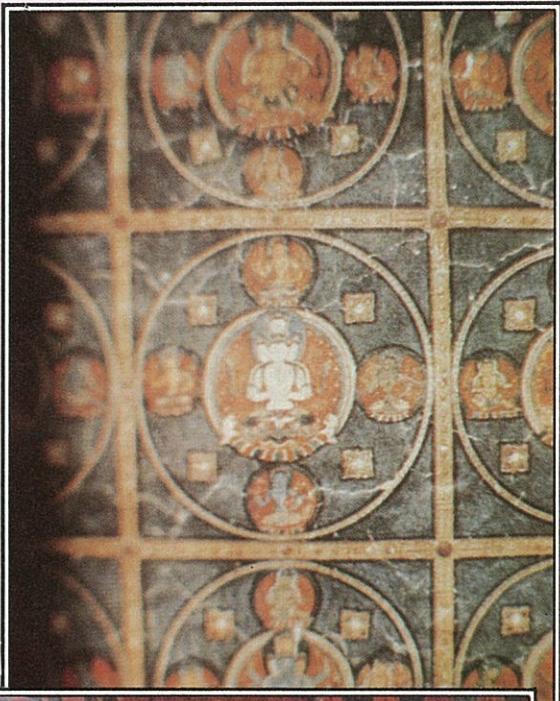




圖十一、心遮寺金剛界大中圍(上)、主尊(下右)及細部攝影(下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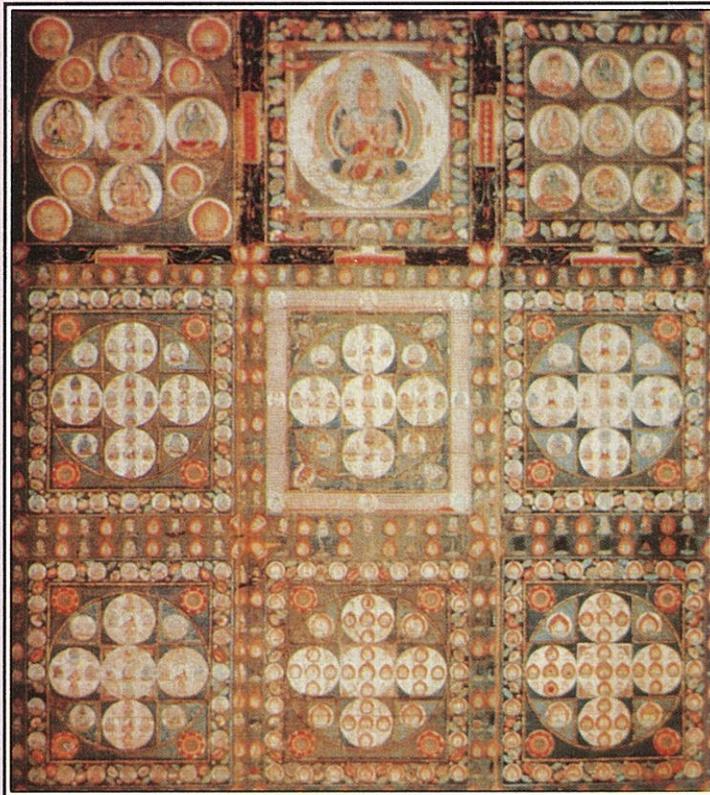
圖十二、心遮寺金剛界大中圍及主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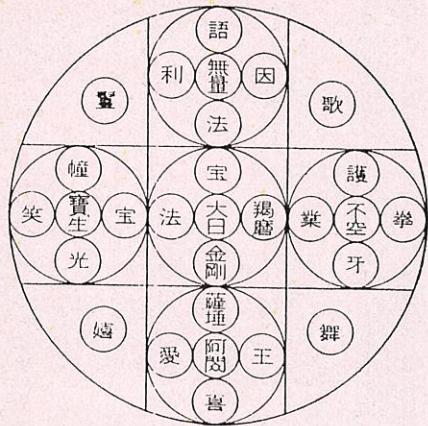
圖十三、心遮寺金剛界大中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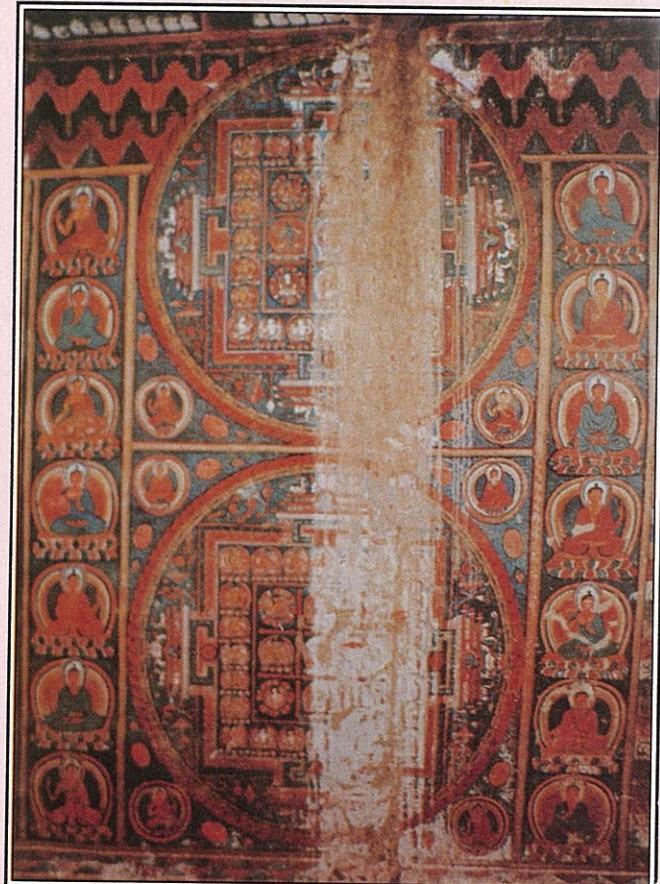
圖十四、心遮寺壁畫



圖十五、東密金剛界壇城及根本一會



成身會諸尊配置圖



圖十六、心遮寺壁畫
上、不空成就佛中圍
下、無量光佛中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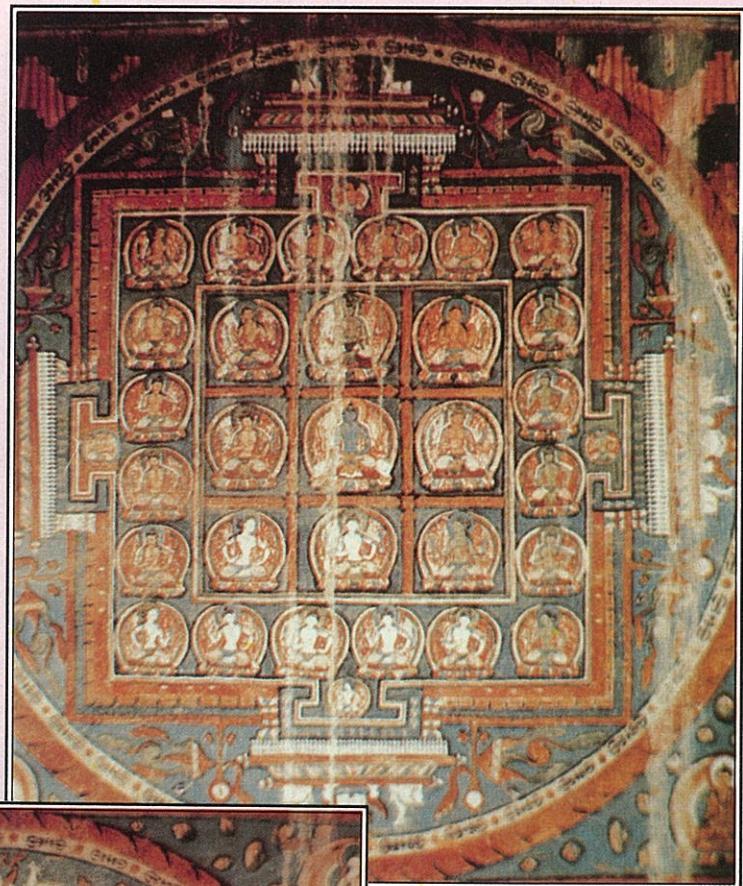
四印會	一印會	理趣會
供養會	成身會	降三世 羯摩會
微細會	三昧耶會	降三世 三昧耶會

西

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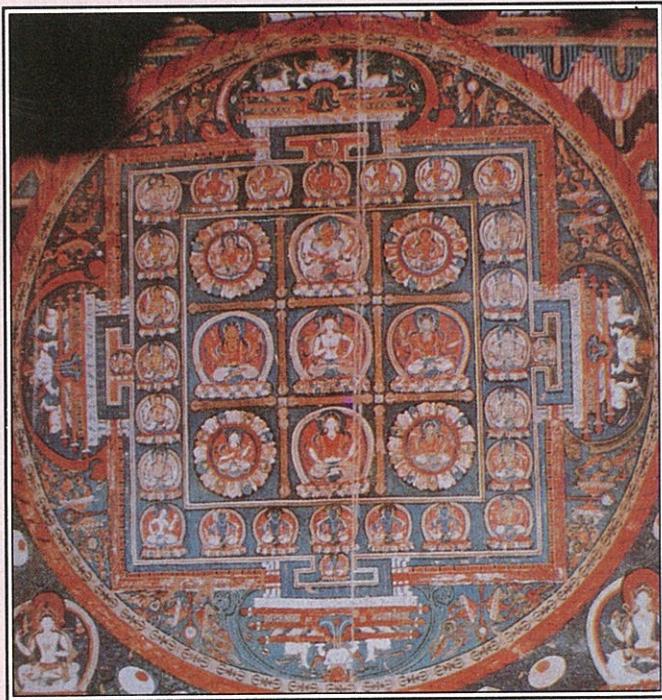
東

圖十七、不動佛中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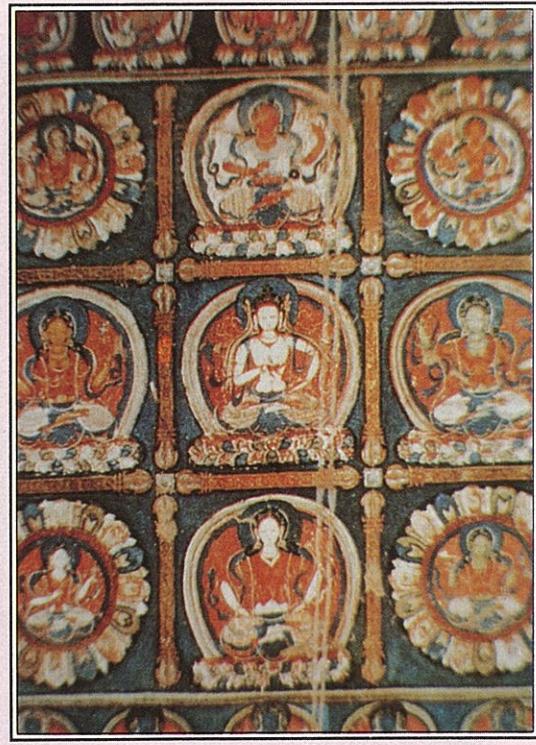


圖十八、寶生佛中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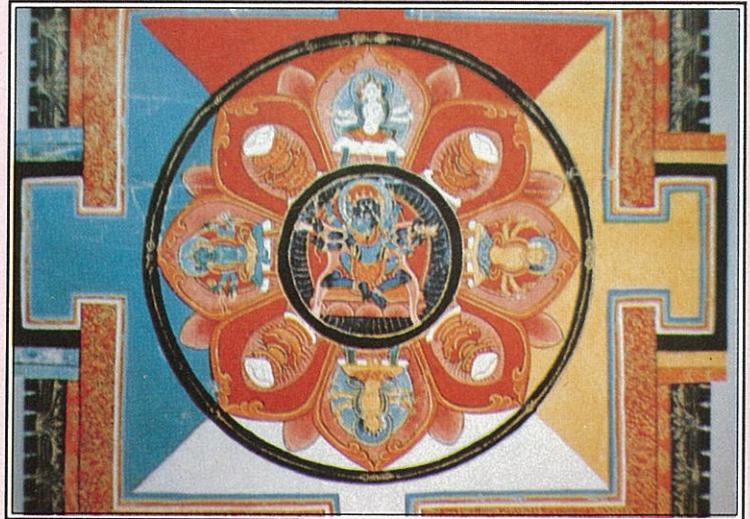
圖十九、金剛薩埵中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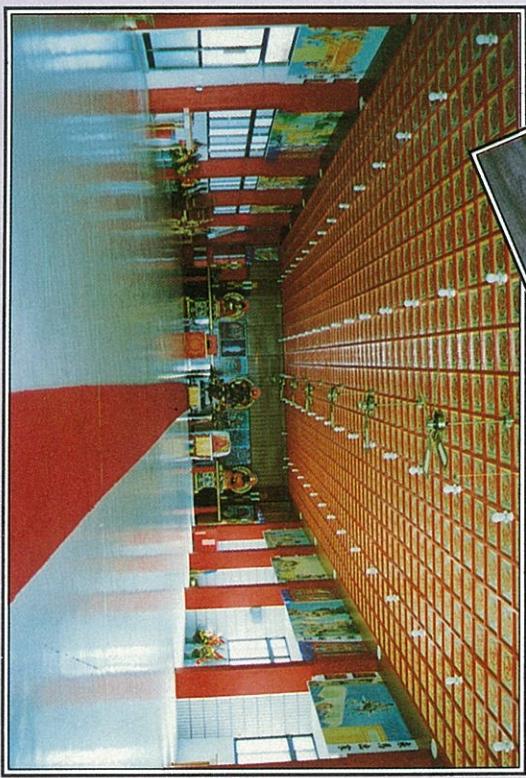
圖二十、金剛薩埵中圍細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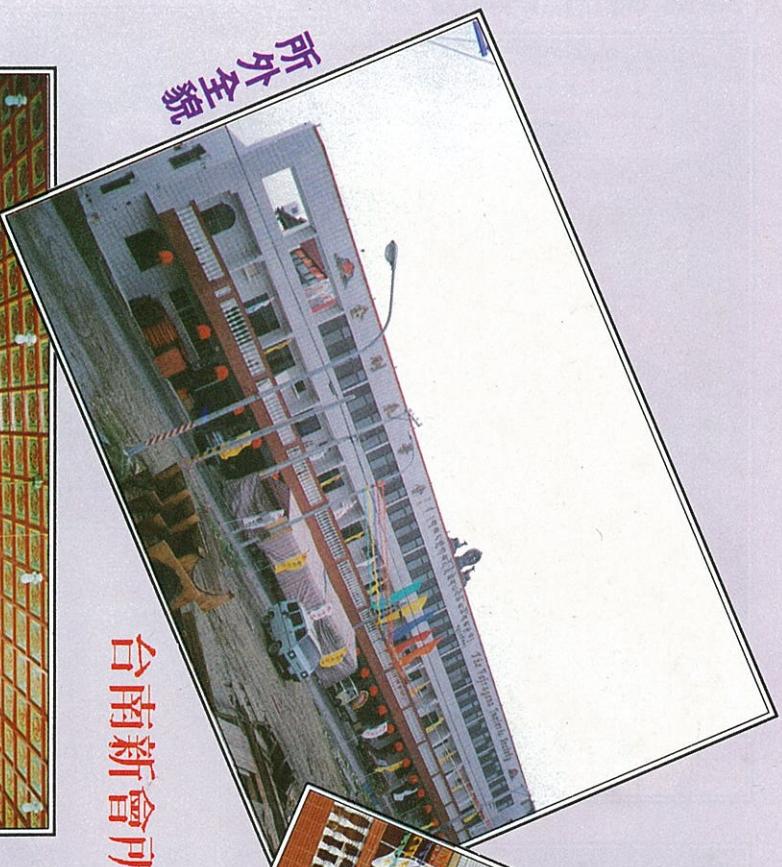
圖二十一、大幻金剛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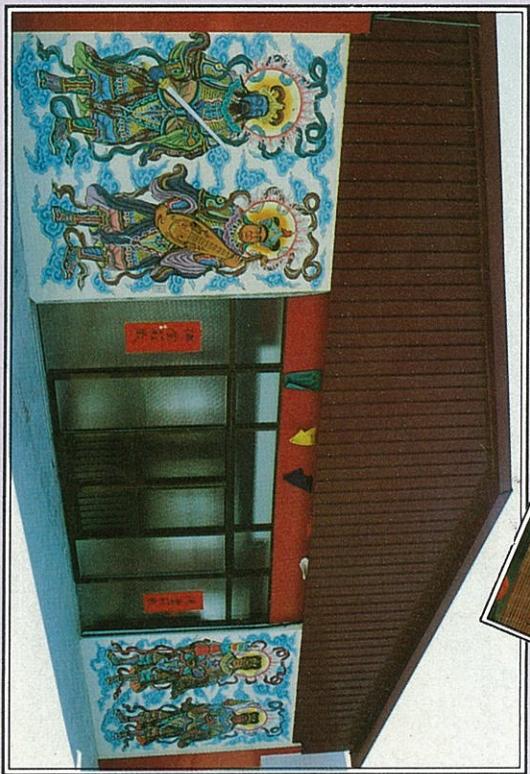
佛殿全貌



所外全貌



台南新會所開幕略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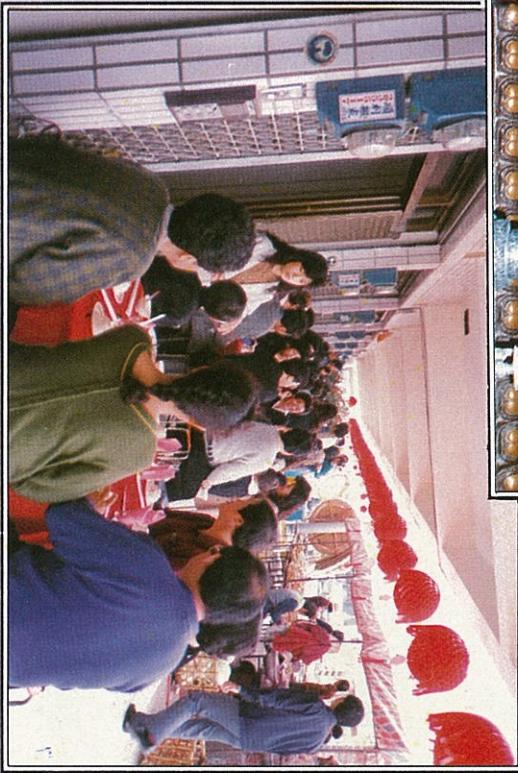


外形 法王藏文題名

門前四大天王



會後奉酌五十三席歡敘



法王銅像

(該會弟子所作)

為名雕刻方大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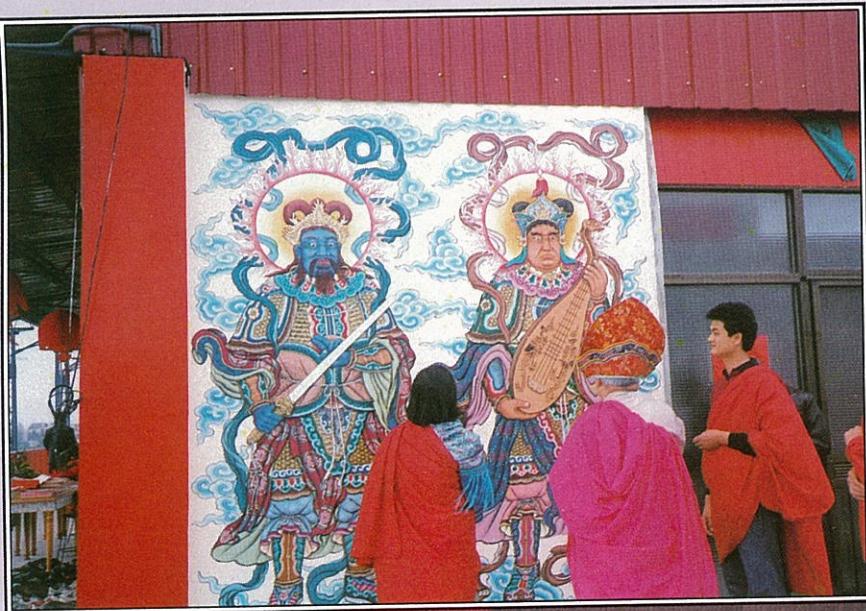
佛殿奉石佛像三尊



開幕後舉行結緣灌頂座為之滿

台南學會勝住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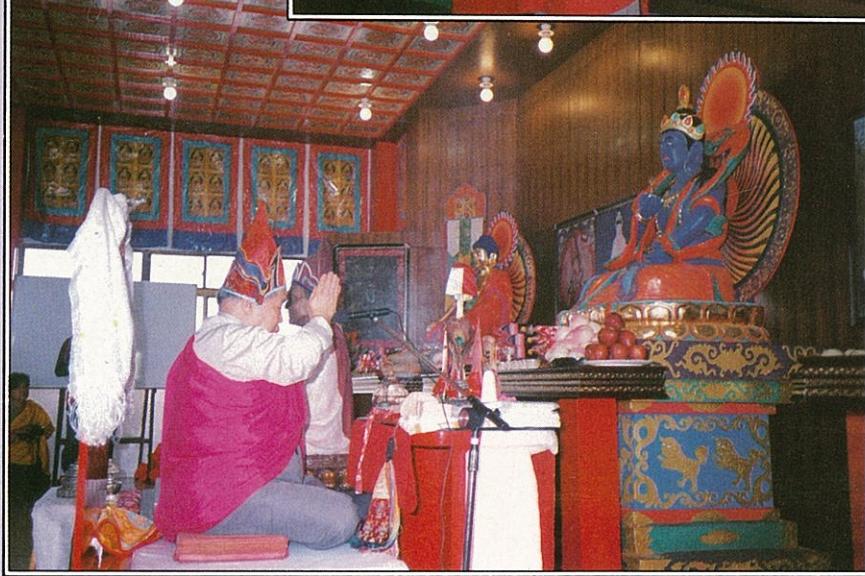
為四大天王勝住



為
法王銅像安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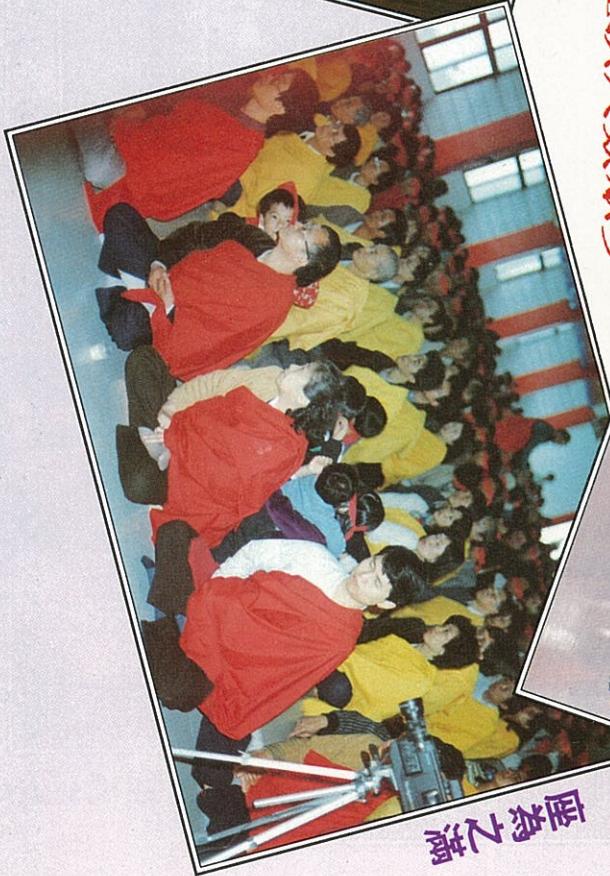


為諸佛菩薩勝住





接受結緣灌頂人數眾多



座為之滿



龐然廣廈

灌前開示法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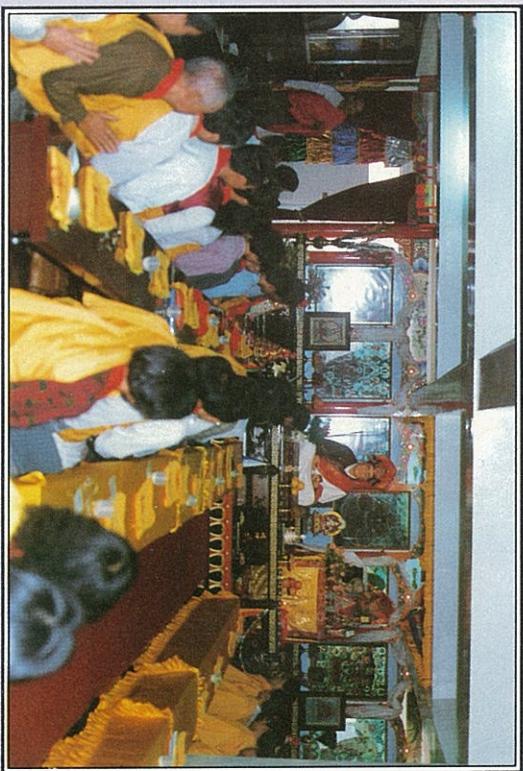
法王銅像栩栩如生



高雄學會開幕紀盛
會內座位悉依藏廟規格



佛殿莊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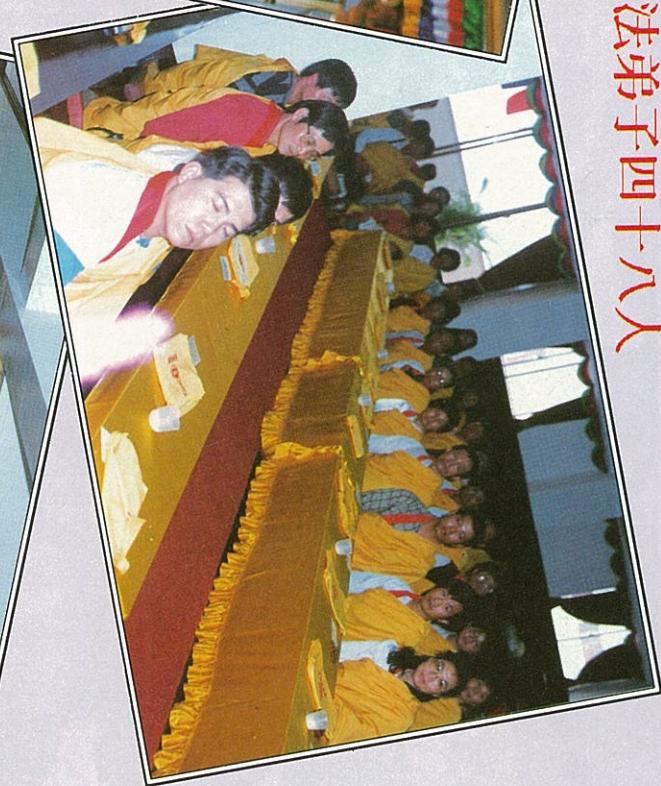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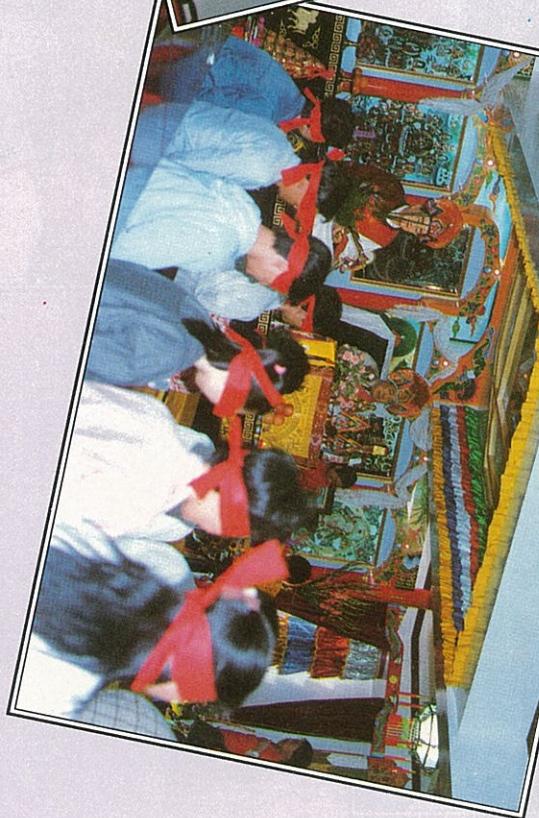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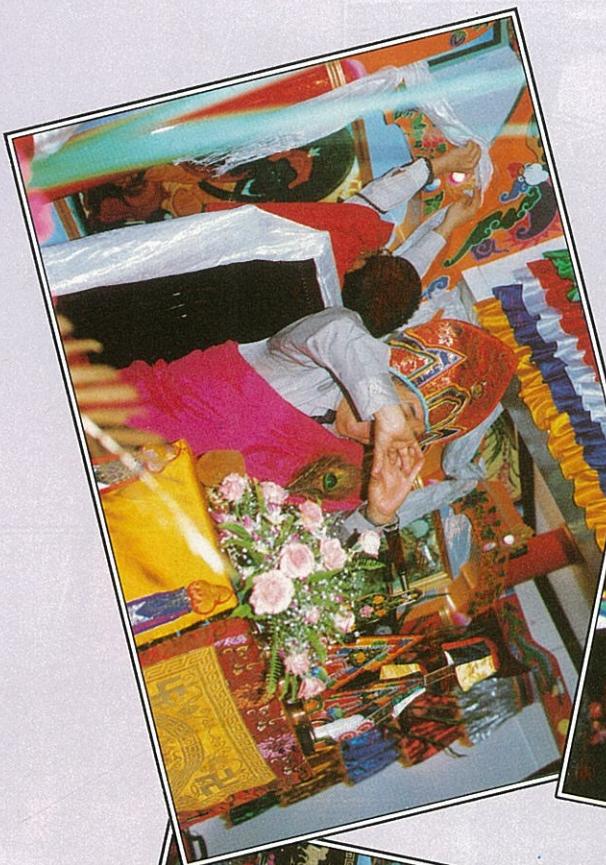
佛像勝住法會



接受結緣灌頂座為之滿



接受三級灌頂新受法弟子四十八人



台南學會新建佛殿落成略述

無垢護法

七十六年國曆八月四日清晨六時動土
七十八年國曆三月廿六日舉行開光典禮

台南佛殿在全體會員熱切的期盼下，今天終於展現在大家的眼前。

這座費時十五個月的大型建築物，由十三戶承購的

會員，無條件提供頂樓興建佛殿。一、二樓為各承購會員的住宅；其中，位於中央最寬大的一棟是 上師駐錫台南的淨室，以及兩棟短期關房，可提供會員短期閉關之用。另在臺南縣南化鄉有五甲的山坡地供長期閉關。

佛殿佈置典雅清靜，為了感念 敦珠師祖對眾生的恩德，特別是對密法傳播漢地的澤被，學會參加了銅像恭塑之行列，置於最崇高的位置。壇城主尊是教傳派大幻化網本續本尊——藍色金剛薩埵，左右分別是鄒金藥師佛及釋迦牟尼佛，三尊皆由堅固的觀音石雕刻而成；其餘諸尊均為大型照片，佛殿左右壁繪釋尊八相成道圖以莊嚴。內部實用空間約一百五十坪，此外尚有會議室供會員研習經典，和全套衛浴設備的廂房，供遠來的會員住宿。

早上八時三十分， 上師陞座修勝住法，面向壇城，為所有的佛像一一恭請勝住。在揭開紅布幔時，與會

四百多位會員、親友，不禁對巍峨莊嚴的佛像，發出深長的贊歎，在明亮璀璨的燈光下，全體會員皆紛紛起立，致最恭敬的頂禮。

九時三十分， 上師滿大眾之願，舉行 無死蓮師結緣灌頂法會，所有的會員皆蒙慈允。灌頂法會一如正式灌頂，但因為緣起的關係，故僅授十善和菩薩戒，而暫不授十四根本戒。然而，若能發菩提心，老實修行，謹守戒律，其灌頂功德，皆無差別。

上師於灌頂法會開示（略記並經筆者整理）：
「三十年前，余（指上師本人）前往印度葛林邦謁見 敦珠寧波車，寧波車初次見面，即大歡喜，告以昔日同事蓮師之經過，彼此均為廿五大弟子之一。寧波車於彼世，即是佐賓車聰尊者，余即為某某（暫未宣佈）。當時，由余將法要全告與他，故於今世，盡以交還。」此為本傳承之殊勝緣起。

叩別十餘年， 寧波車遇見移喜錯嘉佛母，囑咐將巖傳派教法，廣為弘傳流布，故今日爾等始得聞如是甚深法義，勉知珍惜。

上師再三強調發菩提心的重要，「發心就是發菩提心，發菩提心就是要自覺覺他；要自己覺悟，也要令一切眾生覺悟。」

上師隨後介紹本尊無死蓮師的功德，並祈禱 師祖佛母健康長住世，乃為所有的會員結緣灌頂、傳咒。以便參加修持祈壽法會，達「眾志成城」之果。

十一時三十分，學會以素筵招待全體會員、親友，大家共霑法喜，歡欣之情，溢於言表。

晚上七時，上師陞座講解「無死生命精華」儀軌，指示同學如何修法，並領導修儀軌一次。此後一連七天，將分由鍾師姊及正副會長主持修法，並參加禱壽名單呈報 佛母。

台南佛殿，由十三戶師兄無條件地奉獻頂樓，全體會員出錢、出力、出心，始得圓滿完成。歷經三次搬遷，由小而大，從租借而自有，全是大家心力的結晶。修道場不是修行的目的，而是法脈鼎盛的副產品；值此之際，法幢飄揚，且 上師亦慈允較長期駐錫台南，以指導會員修持佛法，台南佛殿極歡迎十方有志於修持佛法，以圓滿自他的大德，來向 上師請求法益，共向菩提大道前進。

捐助本刊芳名

香港方面（港幣）

文見亮 So Wai Kuen	各捐 1000 元	潘寶康	捐 500 元	梁中堅	蘇麗娟	李炎興	各捐 300 元	馬坤銓	陳美瑤	無名氏	林俊雄														
各捐 100 元	Leung King Wan	Kot Kwun	Yin	各捐 150 元	蔣順泰	捐一二九·一元	[Lee Shan Yung	梁子鴻	蔡樹安	馮志雄	張碧芬	Ho Kit	梁智雲	區玉湘	梁劍華	林國昭	劉宅合家	謝偉夷	Lai Man Fai	劉秀琴	劉天慶	陳玉霞	黃興齊	Li Yuk Tong	
Andy	林有鵝	各捐 100 元	羅秀嫻	袁群娣	劉新和	蔡嘉昊	曾孝淑	黃銘錫	許婉儀	[Lai Siu Hing	Mak Wai Kim	各捐 50 元	馬來西亞方面（馬幣）	崇娑文殊佛教中心	Thai Yong Kwee	各捐五元	元 李玉英	邱寶光	各捐十五元	譚士根	吳月梅	陳本任	賴南	陳亞南	各捐十元

高雄金剛乘學會新介

王俊雄

高雄學會的成長：高雄學會自民國六十七年春成立至今，匆匆十一年，會所由租（五甲忠誠路）而借（民族二路陳建夫師兄家）而買五樓搭六樓（覺民路五一〇號）而落實於今之辦公大樓的十二樓。佛堂由小而大由簡陋而莊嚴，由順應而創造。雖搬遷再三，但相同者有二，一則師兄弟們向上師向上師向佛的心不變，二則每次搬遷總為佛堂不敷使用，故可說學會是在和諧中自然成長。新會所的緣起：佛堂於七十四年春遷覽民路，七十七年春由於佛堂外之油漆剝落，佛堂內之部分木板因浸水而鬆軟，擬粉飾整修；何素真同學提議：佛堂這麼高，每次請上師來，要上師爬得那麼辛苦，真是過意不去，況佛堂在頂樓，勢必要常常維修，況且同學一天比一天多，已漸不敷使用，倒不如找個面積大有電梯的大樓；此議一提大家和議；於是促成了今天的因緣，當然其中少不了大家那一分勉力的承擔——出錢、出力、出心。然而憑藉發心而打開心結，開拓心胸視野，進而成就道場，廣結善緣，誰曰不善！

整建經過：我們買的是已建好六年的十二層公寓辦公大樓，為了造就完整的格局，只好把能打的統統打掉，共打掉五大卡車的木石，由於電梯年久失修，時好時壞。

故搬運工作足足拖了兩個月，又因工人不易招請，新的磚泥、木料的運送只好動員學會同學充當臨時工人，大家忙的不亦樂乎；水泥部分總算於去年十二月底完工。接著是木工裝璜，先是請了一批人，但因工作不易配合，又值農曆新年祇好暫停。為了令佛堂更莊嚴如法，建夫兄特地閉關；出關後家華兄適時出現了，憑著過去建覺民路佛堂的經驗與默契，裝璜部分順利地展開，為了配合進度建夫放棄了到尼泊爾參加法王法體勝住大典，真可謂“犧牲小我完成大我”充分表現了“佛事他事重於個人私事”的精神。

略述佛堂莊嚴：踏出十二樓電梯即可見“金剛乘學會”藏、漢、英三種字體的金色字樣與法王和學會之徽誌，其中藏文為法王手筆，漢文則為上師題書。右邊為上師房，左邊為佛堂。上師房是由何沛書巧思設計的，既高雅又精緻。佛堂則由建夫一手包辦，其莊嚴殊勝見者莫不讚嘆再三，略述如下：藍紅綠三色之廊廡引入一紅色的大門，上綴金珠、獅頭、獅口銜五色彩帶；入門處明鏡為屏，踏入門內，地板為紅褐色，天花板為象牙白色，門窗上緣繞以五彩布鬢，窗簾為暗紅色，右壁上有兩幅以密宗法器為題材的粉彩畫，左側壁上有

阿底峽尊者的“菩提道寶鬚頌”東西相映成趣，頗覺古樸典雅。面對壇城，有一千瓣蓮座，上鋪金黃色地氈，

正中央為法王法相、上師寶座、金剛薩埵及皈依境，左右分別為無死蓮師、鄔金藥師、釋迦佛、普巴金剛、四臂觀音及文殊菩薩。皈依境前供護法、釋迦佛前為大白傘蓋佛母、普巴金剛前則為咕嚕咕叻佛母。壇城下有孔雀、馬、象、鶴，供桌下奉地神。蓮座前緣兩側有一對蓮花燈，蓮座正上方為大幻化網壇城，四周五色彩鬚圍繞，蓮座外有法幢，大小寶幢各一對，壇城左側壁為經櫨奉大藏經及學會叢書，右側壁上則有大手印願文；八吉祥金剛手三片彩繪玻璃及三幅釋尊的湯嘉。由蓮座的正中央向外延伸鋪以紅色地氈，地氈兩旁為修法之長桌，左右各三列，上覆黃色桌巾，甚是莊嚴。頗值一提的是法王的法相乃出自名雕塑家吳進生之手，可謂栩栩如生，相好莊嚴無等倫。又壁上法器粉彩為畫家陳立德兄專為佛堂繪作者。可謂“集各地菁英，共成善舉”，當然幕後的工作人員亦功不容沒。

展望未來：高雄學會十一年來在上師的不斷加持下及諸位同學的努力下已略見規模，希望在此基礎上能作更多饒益有情的事業。目前學會的活動有每週三晚的研經班，每週六晚的共修法會以及法會後的靜坐深造班。希望大家踴躍參加令解行相應、理事圓融，進而自化化他，成就無上菩提。

捐助本刊芳名（續第三十七頁）

劉憲宗	張蕙芳	官振國	郭秀琴	鄭慶宗	沈淑梅
黃敏源	陳秀華	洪秋金	蔡義男	陳碧欲	鍾棣湘
鄭木森	張惠玲	李銘國	賴麗峰	陳惠華	李志智
蕭鎮	賴耀南	蕭瑞珍	張光輝	王錦秀	孫春麗
秋得	李育承	洪名傳	黃淑珠	賴仲奎	王昌齡
光超	林銘銘	朱文進	高錦	黃文政	各捐二〇〇元
福	楊琇惠	廖金旺	紀麗紅	陳凱玲	陳俐灿
元	陳環德	蔡影輝	葉勤書	翁錦娥	玉麗娟
燕	蕭稚璇	蕭稚穎	何雪霞	李金鉞	龔信儒
華	葉文宗	蕭永美	陳瑋成	周孝彥	蔡佳璋
養	朱柏超	羅鍵中	黃秀美	無名氏	洪仙文
隆	林啓明	吳珍芳	官登清	黃維栻	黃李美
曾嘉玲	張秀滿	劉憲宗	楊茂宏	詹宜容	林景煌
李徐同英	蔡振華	郭美利	劉鵬程	陳世亭	黃惠芳
華苗安親課輔中心	周焜	陳雲漢	李宗南	葉木火	
張瑞呈	洪英哲	張美智	鄭錦富	張永聰	陳毓芳
鄭寶華	高富琴	殷第達	各捐一〇〇元	漏失名一五〇元	利息九十四元
元	劉祐精	捐五十五元	美國談健祥交來郵費美元五元		

從六法憶念 榮增堪布師

劉銳之

民國二十五年春間 榮增堪布上師法駕由上海蒞臨香港，與秘書羅桑益西，隨員永遐齡（蒙古人）師戲呼爲小把戲）隨行，偕蔡大海淵若逢迎已。承示此次南行，係欲以咕嚕咕叻佛母法，弘揚攝受，並以景泰藍製鄶巴拉花弓箭小章見賜。謹按此法，早於蓮師入西藏，建立甯瑪巴派之前，已有傳出，譯名「俱努俱梨續」；亦如普巴金剛，譯名金剛橛續也。爲使法緣廣結，乃隻身先返廣州市，與居士林諸先進聯絡，記憶所及，納交陸無爲、黃鑄興、王仲茀居士。部署完妥，返港後隨駕同來，法緣鼎盛。

師宿生於格魯巴派（漢俗稱爲黃教）修得持明身，藏音稱爲榮增，以修脈氣點而能持，黃教最高主宰名金剛持，持之用意可知，持明之地位可想。如是固爲化身，比顯教之各地菩薩。堪布義爲主持，此可見師之修持。而以受聘於上海菩提學會，學會羅致法尊法師，湯薌銘居士等執行藏漢文之譯事。師主其成，曾有菩提正道菩薩戒論、菩提道次第廣論等巨著甚多。太虛法師見師，亦以敬禮相待，備致讚揚；故皆尊稱爲榮增堪布而不名，及至近年歐陽無畏老師曾以師名詢於羅桑益西兄，亦復微笑畊然，無以應也。

那諾空行母灌頂，爲部署道場，必須深廣大廈，仲茀、鑄興以於廣州衛星城市之佛山鎮，有此適當地點，奉法駕以前往，布置多時，師亦閉關七日，重重帷幕，隱秘嚴密，縛自攬扶前進，及至授甚深三昧耶已，食以三昧耶法物之拔靈，受法者七人而已。

越數年師復蒞港，時廣州已爲日寇所陷，同學星散，余亦書生請纓抗日，召集無從，因緣不具，太息不已，旣而返滬，誦四皈依，安詳而寂。

悠悠五十年，前塵影事，時湧心頭，而修習一無所成，有負師恩，不禁擲筆三歎。

吐登利嘛師傳

劉銳之

師蒙古人，姓佟氏，諱竹平；吐登利嘛其藏文法號

也。年少出家，依格魯巴（黃敎）修持，經典嫻熟。受上海菩提學會聘請，協佐藏漢翻譯，出版「藏密寶策」一書，詳列藏文字母，及明音呪，每字均有漢文英文註音，為漢人學習藏文初階之課本，印刷裝璜，莊嚴華麗，為名貴不可多得之籍也。二十一年八一三之變，日寇侵略上海，風聲鶴唳，不可終日；謝卓如居士旅滬經商，結束遄返香港，供養俱歸。師弘法利生，法緣廣結。

初 諸那上師駕臨香港、廣州，廣傳法要，所化甚多；且留下藏文經典多帙，以為鎮省之寶，廣州陷寇，徒衆逃港，組設密藏院於堅道，以研密法，以供奉經書。不久港又淪陷，徒衆又星散遠揚，請師駐院，如是多年。光復後院之業主返港，收回院址，師攜經他徙，繼續弘法。

師之修持證量，最令人稱道者：香港慈善團體之綜合機構，為東華三院，每年農曆七月間，例舉辦盂蘭勝會，凡七晝七夜，分顯密兩壇，密壇由師單獨主持，每日修法凡幾小時。時當盛暑，酷日西斜，汗流夾背，而能一心專注，寂然不動，如是七日，使見者動容，聞者

驚歎，凡數十年。
尤有進者，師長於為人治病，其手一著，不獨魔祟業纏，都能漸愈；即使四大不調之症，亦可全瘳。段復生居士來台後出家，法名慧遠。求治宿恙；嘗告余云：「師手一按頂上，即有靈熱，由中脈貫下，其覺受非常愉快」。

咭嚕咭叻佛母法，曾得諾那上師傳授，而榮增堪布，更以此法普傳，惟於其中教授，略而不詳。及後知蓮師未入藏之前，已有修習此法者，其續於舊譯名作俱努俱梨，無緣閱讀，悵悵而已。三十年前，達難居港，陸無爲兄告以師於每星期日，詳說此法，乃託爲紹介，得列門牆，數月於茲，克全克備。師句斟字酌，余亦敬謹筆受，細加整理，褒然成帙，雖學者不多，未便付印；然於漢土言之，可能爲此法較完備之譯本也。

其後法緣日開，衣履畢集，鈴鼓聲喧，每爲不肖員警所干擾；乃思成立會所，免此煩惱，余允供奔走。既決籌備真如藏密院，力促肩負秘書之責，余以供奔走已足，無力擔任秘書懇辭。師乃坦白說以從未受過高法灌頂，此次會所成立，實欲迎請貢噶上師蒞港傳授四級灌頂也。余乃長跪發願，願受驅策，計劃開幕之日，徧請諸山大德，盛設素筵，廣陳供養，請於是日陳供貢師法相以加持；師聽信侍者之言，加以否決；不久，秘書亦爲侍者任之矣。

師廣置田舍，常於香港新界對海大嶼山之昂平，購

地數萬尺，除休閒偃息而外，且以供奉 諾師留下之經書，名普賢堂，幽雅寂靜，有阿蘭若之風。

書，名普賢堂，幽雅寂靜，有阿蘭若之風。
師雖不以書法名，而所寫藏文，非常佳妙；觀其所

簽西藏名字，筆力遒勁，亦可傳也。

師身形高大，體魄魁梧，絕少疾病。民國五十四年，偶示微恙，入住香港瑪利醫院，不數日遽生安養，並無呻吟痛苦，安詳往生。院中護士醫師均說：「如此無疾而終，爲該醫院從來所未有，彼等雖奉天主教，亦讚歎佛教之殊勝，爲不可思議云」。

捐助本刊芳名

台灣方面（台幣）

周樸生	周楊育芳捐助印工	台南金剛乘學會	盧鉅元
各捐三〇〇〇元	陳文仁捐二〇〇〇元	陳正輝	柯玉
燕各捐一四〇〇元	陳聖巖	陳淑婉	張永和各捐一
○○元	邱秋滿捐一〇五〇元	林明發	林雪娥
慧	林振亨	陳慧芬	黃文淵
瑩各捐一〇〇〇元	李清平	陳冠諭	許德發各捐九
○元	沈錦炎捐八五〇元	陳立台	蔡建華
周德	廖雪蓉各捐八〇〇元	蔡東雄	彭獻
○元	王赫	顏輝濱	李元煒各捐七
○○元	許月勤	陳光華	何素真各捐七
高雄陳貴枝	陳國政	鄧淑文各捐六	五〇元
柯惠芬	王俊雄	蔣志湘	林坤旺
		吳素修各捐	

六〇〇元	劉錫清捐五五〇元	吳周幼	徐玉貞	林義
周明鑑	劉德生	鍾光和	吳素珠	黃秉坤
芳	呂明華	許正宜	熊式中	林樹發
圓	林崇安各捐五〇〇元	黃尊治	張美長	吳鑄德
簡毓彥	張千德	黃輝玉	劉文鑫	許奇勲
劉麗枝	胡勵真	彭晃晉	陳祈炘	尤佰忠
捐四〇〇元	劉靜儀	劉立德	林素真各捐三五〇元	周玲華 陳勝義
陳欽川捐三四〇元	蕭慶秋	彭吉勝	林秀梅	廖瑞茹
唐玉森	張文雄	李懷紅	劉振宇	李育貞各
王秀珠	鄭松木	呂建興	陳建夫	羅游信子
吳雅雯	尚青山	趙品尊	趙品森	王仁哲
林斯文	蘇玉華	龐萬春	劉添萬	黃棟樑
楊煮暉	陳衍妙	黃敏玉	戴文真	郭安男
張素香	曾正德	唐金源	陳淑娟	莊樂禪
楊東賢	李皇武	李佳松	李佳洪	莊金沛
張廖貴斌	葉娟美	劉炎德	簡家恒	謝志偉
鄧天一	徐力廷	季刊	張致遠	談國芬
各捐二五〇元	許芳蘭	劉香芬	唐久寵	馮道芬 陳
三〇〇元	謝睦耀	陳光炳	黃榮滿	陳思覺
慧君	陳毓芳	羅宇授	楊顏賓	陳思慧
建忠	洪添元	李了緣	馬文驥	王瓊蘭
陳昱呈	林和妹	陳春民	李碧娥各捐二〇〇元	黃鎮松 蔡

答塔尚活佛書

劉銳之

尊貴的塔尚活佛

我非常高興得到大函，讀悉尊駕惠臨台北學會，有失歡迎，非常抱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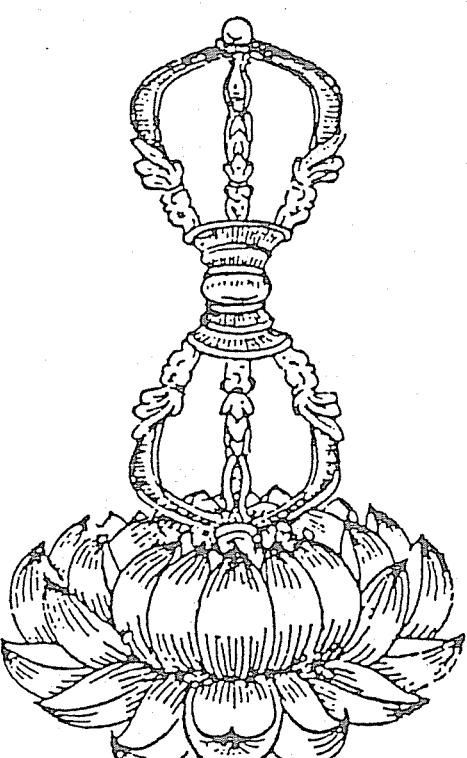
在台灣台北、臺中、台南、高雄有金剛乘學會四間。台中學會為一九八四年興建，當時得我師敦珠法王開示，屋頂設雙鹿法輪，門前奉蓮師像達三層樓之高，想在自由地區能有此殊勝色彩，不可多得。法王並親主持勝住（俗稱開光）典禮，更為難得。舍下就在此會所二樓，三樓為佛殿。

尊者得此“暇滿”“生活”，無“無謂之應酬”，非常羨慕。因憶於一九五九年，我師賜予傳承時，飭即代攝受有情，當時曾請俟修得稍有相應始傳，師便非常難過，認為藏地風雲，正法將致湮沒，必須急起直追，銳之受命以來，先後在香港台灣，將密宗靜坐法，傳付已超過一萬人。傳授密法灌頂亦超過一千人。八四年請師開示：亦飭弘法、修持、翻譯三事並行，不可稍廢。自維愚昧，恐難勝任，因請時賜教言，我師圓寂後，許多法要，無所申請，亦乞惠予供給，無勝感激。

一九八六年，在洛杉磯見李有義教授，承示師於一九五七年在拉薩相訪，曾告以「過兩年後，有漢人傳承，不愁湮沒矣」。可知師有前知，且作授記，更感責任之煩重，唯求時賜協助。

我師法體，聞已定明年一月二十二日或二十四返尼泊爾之嘉德滿都進廟安奉，二月四日起舉行法會。尊者如亦在此時前往，當可晤面，一罄所懷。法會之後，將作美國之行，擬在此設會，屆時當於兩星期前奉告也。專此敬頌
道祺

茲將拙譯法王所著「西藏古代佛教史」及「敦珠法王及金剛乘學會」兩書另用航郵寄上。請查收



བཀྲ་ཤེས་ཆුན་འདུ་ལྷན་

MY HAPPY REMINISCENCE AND SINCERE WISHES

K. S. Fung

We are now celebrating the 35th anniversary of The Vajrayana Esoteric Society. How Time flies! Thirty five years is not a short time. During this long period, the Society has achieved great successes in various Dharma Promotions. I myself, being a permanent director, have contributed little to the Society, yet I am glad that I have the opportunity to share this glorious achievement which, as a matter of fact, should be the credit of our master Rev. Lau Yui-Che.

I still have a vivid memory when Rev. Lau went to India in 1958, visiting His Holiness Dudjom Rinpoche. Perhaps due to their Karmic relationship in the past lives, His Holiness immediately accepted him to be one of His inner court disciples, and transmitted to him all the esoteric doctrines of the Nyingma school. Rev. Lau remained in India for almost one year, receiving His Holiness's wonderful teachings, and at the same time studied the Tibetan language.

After returning to Hong Kong in the following year, Rev. Lau began to translate many Tibetan Buddhist Tantras into Chinese for the benefit of the Chinese disciples.

Rev. Lau has conducted numerous Initiation Rituals in Hong Kong, Taiwan, and South East Asian countries, and taught the Tibetan "seven-limbed method" of meditation. It is estimated that over twenty thousand students have learned this wonderful way of meditation, and many of them are enjoying good health and the gradual unfoldment of their Prajna wisdom. He has indeed given great blessings to all mankind. Four years ago the Society has a new Temple in Tai Chung, which comprises all the beauty of Tibetan artistic designs, and will be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Society's Dharma activities.

As a rule, Tibetan Gurus are very reserved in the transmission of the esoteric teachings, such as the awakening of the Kundalini, and the Mahamudra esoteric practices. Generally it is not easy for an ordinary student to receive such teachings. Rev. Lau, realizing this difficulty, has many times requested his Root Guru to allow him to teach these esoteric practices, so gradually these secret doctrines are now available to those who are willing to learn.

There is only one goal for the study of Buddhism, which is to realize our Buddha Nature, so as to transcend the cycle of life and death, and to enter into Nirvana. However, in order to achieve this, there are many different ways or systems of practices. In the Zen School, it is generally meditating on a Koan; in the Tien Tai School, it is concentration and contemplation; and in the Pure Land School, to chant the Holy Name of Amitabha. In Tibetan Buddhism, however, both physical welfare and spiritual cultivation are taken care of. Because in order to succeed in Dharma training, a lay Buddhist must have a healthy body and a steady livelihood. Therefore, in order to conquer sickness and disease, there is the Longevity Ritual, and for poverty there is the Treasure Vase ceremony. However the highest goal is to achieve Buddhahood in this present life. For this purpose, there are Highest Yoga Tantra and Mahamudra systems of practices.

With regard to the esoteric meaning of empowerment, it is the Rev. master who is transmitting his spiritual power, which he has attained through many years of meditation, direct to the disciple, to help him or her to unfold the higher levels of wisdom. The apparent sacred and complicated rituals are only secondary means for this purpose.

In the art of initiation, Rev. Lau has 35 years of experience. His way of transmitting his spiritual power to the students and his tactics in the teaching of meditation have reached a pretty perfect standard. He also enters into retreat for one month every year to further advance his Dharma cultivation. Therefore those who follow him are embraced within his brilliant aura, which is most beneficial to the student's progress.

The Vajrayana Esoteric Society, under the management of Rev. Lau and the able executive directors, has achieved great success in Dharma spreading and in the printing of so many Tibetan Buddhist scriptures in the Chinese language. It is my sincere wishes that these good works will be continued and expanded in the indefinite future.

Esoteric doctrines and initiations to over two thousand disciples. In 1984, I again consulted Dudjom Rinpoche as to the three aspects of my work, - my own practice, translation into Chinese, and spreading the Dharma, - fearing that I might not successfully encompass all three, but once more, I received his instructions that I should continue with them all. Now, since my Guru's fulfilment, there are many matters of method and doctrine which I cannot request any more. If you are able to help me with any instructions, I should be most grateful.

Way back in 1986, when I saw professor Li You Ye in Los Angeles, he told me that when he had been with Dudjom Rinpoche in Lhasa in 1957 our Guru had told him that in two years from that time a Chinese , a person of the Han race, would come to receive the lineages, so that there would be no fear of losing them. In reflecting how our Rinpoche could have foreknowledge of such things, and that he had already thus recorded them, I feel I have a very important task. I hope you may be able to help me.

We now hear that his Holiness' relics will be going to the temple in Nepal on about 22 January, 1989, and that there will be a series of ceremonies, practice and gatherings from 4th February. I hope to be in Kathmandu before 22 January and will probably stay more than a month. If your reverence has plans to go to Nepal, we shall be able to see each other and to talk together then.

Later on, I plan to return to America, hoping to establish a branch of our Society there; in such case, I shall certainly let you know, at least two weeks beforehand, and hopefully we should be able to meet that time.

I am sending you two books under separate cover, one a translation into Chinese of Dudjom Rinpoche's History of Tibet, which I think is the one you requested, and the other a Pictorial Memoir of the association of Dudjom Rinpoche with the Vajrayana Esoteric Societies. I hope you will receive them both in good time.

With every good wish,

Your sincere friend,

Sonam Chokyi Gyatson

The Vajrayana Esoteric Society,
No.35, Nin Hsia Tung Yet St,
Hsi Tun District, 40711,
Tai Chung, Taiwan R.O.C.
November 23, 198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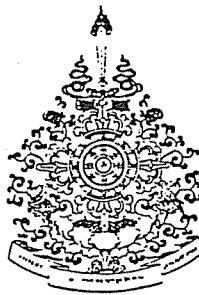
Reverend Tarthang Tulku,
Tibetan Nyingma Meditation Center,
2425 Hillside Avenue,
Berkeley, California 94704, U.S.A.

Dear Tarthang Tulku,

I was very pleased to receive your letter of 7th November. I am so sorry that I could not be there to welcome you on the two occasions that you visited Taipei.

Of the four branches of the Vajrayana Society in Taiwan, - in Tai-peh, Tai Chung, Tainan and Kaohsiung, - the building for that in Tai-chung was completed in 1984. In planning its construction, I was able to follow the instructions of Dudjom Rinpoche himself, so at its top is displayed the wheel of the Dharma, supported by two deer, while on the front wall is a representation of the figure of Guru Rinpoche, as in a great thanka, three storeys high. In an area such as this, the colours and ideas embodied in the picture make quite an impression. My lodgings are on the second floor of this building, while the top floor is devoted to our temple. Dudjom Rinpoche came in person to perform the consecration ceremony, - a great honour.

I understand that you say that you have restricted your outside commitments and do not receive many people and I must say I admire this. For myself, I remember back in 1959, when Dudjom Rinpoche gave me his lineages and asked me to spread the Dharma for him, I felt that I should wait until I received more result from my practice before carrying out his request. His Holiness, however, showed his disappointment, saying that, because of the political situation in Tibet and the fear that the Dharma might be weakened, he believed that any necessary work should not be delayed. This is why, since receiving those orders, I have worked in Hong Kong and elsewhere to spread the Esoteric meditation methods, (now to over twenty thousand people), and to give the



TIBETAN NYINGMA MEDITATION CENTER

Venerable Sonam Chokyi Gyaltsan
c/oThe Vajrayana Esoteric Society
4 F No. 278 Nanking E. Rd.
Sec. 3 Taipei Taiwan ROC

7 November 1988

Dear Venerable Sonam Chokyi Gyaltsan,

Thank you for sending me so many things over the last several months. I was in Tibet for quite a while earlier this year and was not available. Then I was in Taipei and wanted to meet with you, but you were not available. By the time I returned here, you had left. So please, let me know two weeks or so ahead of time when it is possible for you to come next year. I am not always at my center here, and I would like very much to meet with you. I am not generally meeting with people or giving classes, but that does not apply to you---there is no comparing you with anyone else. Meanwhile, I send my best wishes for your good work promoting the Vajrayana teachings, especially among those who speak the Chinese language. If you have Dudjom Rinpoche's history in Chinese, I would like very much if you could send me a copy.

With my best wishes,



Tarthang Tulku



23. PADMA.SAM.BHA.VA.—THE LOTUS BORN GURU. From the pollen bed of a self sprung lotus, the Lotus Buddha arose like the rising sun, Sending forth a cloud of blazing Dakinis—Homage to Padmasambhava!



四



VAJRAYANA QUARTERLY, No.39 MAY., 1989.

四十八年前求法後向法王告辭，詢以欲何成就，敬告「報身」，承賜金剛薩埵，蓮師加持過的。

